

樊榭山房集

冊六

PL
2718
.114
v.6



吾師華樹厲先生以詩古文名東海者五十年
少孤貧僦居杭城東園苑畦麥壩間敝屋數椽
書不輟有補博士弟子員績學攻古文詞聲一
變領康熙庚子鄉薦西上春官不售乾隆丙辰
制科之徵重入都門及

廷試復被放請歸然端歸同徵諸公祖道國門外
賦詩贈數息先生曰吾本無宦情今得遂幽隱之
性菽水以奉老親薄願畢矣自此亦不復謁選人
居傍南湖結文酒之社與鄉閭諸耆酬唱之作日
益多聞客遊揚州馬嶼谷員外半查徵士兄弟
主其家馬氏諸書甲江浙先生學殖本富又得諸
文友樓嗣父漁獵故其發爲詩文削磨

2718
II48
v.6
吾師樊榭厲先生以詩古文名東南者垂四十年
少孤貧僦居杭城東園蔬畦麥壠間敝屋數椽讀
書不輟甫補博士弟子員績學攻古文詞聲雋一
鬻領康熙庚子鄉薦兩上春官不售乾隆丙辰應
制科之徵重入都門及

廷試復被放隨翻然遄歸同徵諸公祖道國門外
賦詩爭歎息先生曰吾本無宦情今得遂幽慵之
性菽水以奉老親薄願畢矣自此亦不復謁選人
居傍南湖結文酒之社與鄉閭諸老酬唱之作日
益多間客遊揚州馬嶰谷員外半查徵士兄弟延
主其家馬氏儲書甲江浙先生學殖本富又得諸
未見之遺文祕牒朝夕漁獵故其發爲詩文削膚
存液辭必己出以清和爲聲響以恬澹爲神味考

據故實之作搜瑕剔隱仍寓正論于敘事中讀者咸斂手懽服尤工長短句辦香乎玉田白石習倚聲者共奉先生爲圭臬焉憶前此十餘年大江南北所至多爭設壇坫皆以先生爲主盟一時往來通縞紵而聯車笠韓江之雅集沽上之題襟雖合羣雅之長而總持風雅實先生爲之倡率也憶康熙甲午至戊戌先生授經予家聽雨樓兄浦偕沆朝夕承提命去今五十年先生之緒論猶在於耳今先生已久歸道山而沆景迫崦嵫髮禿齒落學業一無成就有負吾師明訓愧可言耶先生歿于乾隆壬申九月易簀前一日詔沆而語之曰予生平不諧於俗所爲詩文亦不諧於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而索序詩詞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尙留

小文二冊藏敝篋子知我者也他日曷爲我序而
存之沆泣而受命乃日月不居人事乖違逋諾未
償實疚于懷今年己亥從先生嗣君繡周茂才索
得原稿付諸剖劘氏工竣問序於沆夫先生之文
晚出其原本經術自成一家當世自有子雲沆則
何敢別置一辭惟感念知我一言遺命誣諉用忘
讞劣謹述先生之生平及沆從遊承訓之本末次
第以紀其梗概附諸簡末報先生於九原云乾隆
四十三年歲次戊戌秋七月受業汪沆拜序

序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卷之一

授衣賦

蕉葉學書賦

春陰賦

枕溪廊賦

萬寶告成賦

河清海晏頌

卷之二

石經考異序

方君任隸八分辨序

戈達夫法書通解序

六藝之一錄序

一角編序

漢印譜序

續泉志序

醯略序

使琉球記序

鳥船紀略序

王右丞集箋注序

王雨楓集杜詩序

宛雅序

沽上題襟集序

茅湘客絮吳羹詩選序

煙草唱和詩序

卷之三

趙谷林愛日堂詩集序

景申集序

沈氏探梅集序

嬾園詩鈔序

查蓮坡蔗塘未定藁序

鶴洲殘藁序

雙清閣詩集序

蔣雪樵詩序

秋聲館吟藁序

程文石詩序

余茁村詩集序

綠杉野屋集序

葉筠客疊翠詩編序

蔣靜山詩集序

岳泗菴遺集序

汪積山先生遺集序

汪次顏遺詩序

汪司馬半舫集序

沈椒園詩序

无悔齋詩集序

焦山紀遊集序

盤西紀遊集序

卷之四

紅蘭閣詞序

陸南香白蕉詞序

張今涪紅螺詞序

吳尺鳧璣瓏簾詞序

羣雅詞集序

吳可堂十二種傳奇序

絕妙好詞箋序

遼史拾遺序

南宋院畫錄序

前後遊仙百詠自序

樊榭山房集自序

樊榭山房續集自序

趙母朱太孺人七十壽序

汪母顧太君六十壽序

卷之五

程振華藏先秦貨布記

五百羅漢殿記

雲林寺重建輪藏殿記

清繞橋新建春淙亭記

揚州馬氏墓祠記

杭可菴先生遺像記

盆山小隱圖記

耕巖草堂圖記

三十六鷗亭記

松吹書屋記

舟菴記

秋聲館記

卷之六

秋日遊四照亭記

九日行菴文讌圖記

佛日淨慧寺遊記

開濬西湖碑記

田家灣志

屠墟廟志

機神廟碑

重修洞真觀碑

重修錢唐西溪天曹廟碑

重建揚州雙忠祠碑

卷之七

張昭論

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總論

厲氏考

漢西京無太學辨

齊襄公復九世讎議

李烈婦贊

節婦田孺人傳

張卿子先生畫像贊

數帆臺銘

澆藥井銘

答金華馬使君啓

徵刻宋詩紀事啓

祭汪舍亭文

汪君嘯園傳

張曠菴先生墓誌銘

候選儒學教諭馬君墓誌銘

奉直大夫深州知州李公暨元配趙宜人合
葬墓誌銘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蓋思方公暨元配沈
孺人墓誌銘

朝議大夫候選主事馬公暨元配洪恭人墓
誌銘

卷之八

寓簡跋

神龍蘭亭拓本跋

吳越武肅王登雲臺題字跋

下天竺寺山天寶六載餘杭郡太守張守信
題名跋

乾道臨安志跋

宋臨安府在城興福禪院記跋

元西天元興寺鐘題名跋

董源龍宿郊民圖跋

吳禮部詩話跋

山中白雲跋

友林乙藁跋

沈青門唾窗絨跋

賞延素心錄題辭

湖船錄題辭

書馬文毅公彙草辨疑後

說杜詩雲出門

書項生事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

錢唐厲書

鶚

大鴻

大鴻

授衣賦

以衣被蒼生既安且煖為韻丙辰京師作

若夫泰風應律素顛遄飛日大火以次舍月西陸
以揚輝驗寒氣兮總至願時服兮無違占四人之
月令授重褚之温衣授必有所受也於焉敬天府
之受衣之為言依也以是念小民之依觀其義取
章身美稱在笥典臬呈材功裘告備嬪貢紀其匪
頒縫人獻其歲事適百體於舒徐冀羣氓之暢遂
少昊執矩法宮高拱以廉深兒湯舉秋窮簷煦嫗
而覆被爾乃九重有善政四海無寒鄉挾纊非可
以戶給衣帛固由其力償蟲悽悽以語月雁嚙嚙
以迎霜杼響停於前戶燈影映於鄰牆井宿絲而

已漉火申繒而有光刀尺耀其摻手綫縷縈此迴
腸將以貯八蠶之絮製一襲之裳既異夫黼黻昭
宣半白而半黑亦取乎文章炳煥爲赤而爲蒼是
知天道送燠而迎寒人事轉寒而向燠兌方之氣
云調酉位之陰不伏聚四十五日之女紅邁七十
二儀之民俗崢嶸冰雪將磔攘於司讎密麗綃紈
自儲藏夫薦鞠何以勛之曰婦官老者懷兮少者
安何以縣之曰象魏公桑畢兮公田既我

皇上裳垂元吉象合文明黎民於變萬物由庚纓
紱榮施於寮采章縫化洽於儒生授几杖而養老
訓組練而銷兵豈止家盡歌其五袴不啻人盡被
以三英猶恐一夫之不獲彌軫顧於

皇情於是訪道細旃求賢良冶鵠版勤搜雕章繕

寫微蚤催織尙念茲而在茲天駟降祥當匪且而有且小臣獻無逸之篇敢以繼豳風與豳雅

蕉葉學書賦

爰有醉髡亦號書顛假一林之蕉葉代五色之花
牋種紙爲田惡其棄于地學書作草愛其全乎天
維彼蕉兮偃亞紛披朔方不茂南國多滋展葉過
牆固覆幬之自我抽心出土兼舒卷之隨時入輞
口之圖中綏綏雪壓植零陵之寺裏翼翼風吹青
鳳毳毳宜如椽之不律綠雲滑膩待似漆之隃麝
于是破不動之枯禪試無羈之柔翰折處當堦拭
之近案翻翻疊翠稱狂怪之情一一斜紋恣縱橫
之腕灑窗有響悅墨雨之爭飛入草無聲似秋蛇
之驚竄旣濡髮罷撮襟終微颺襲清露融題秋戰

之常陸子願標堂下

陸龜蒙戰秋辭蕉標建常

記夢餘之鹿鄭

人應置隍中漫號鬼襦筆陣豪而鬼辟宜呼仙扇
文波逸而仙通修竹休彈揖張芝于硯北清陰漸
減見索靖于牆東六草堪珍百枚成幅障薜荔之
屏懸昔邪之屋影寫而指掌俱涼鉤摹而衣衿盡
綠昔也古佛觀身喻無堅于貝函今也高僧運畫
示有用于圓菴蕭鋒之一桁芳塵尙嫌其宛鄭虔
之三間柿葉未足爲貪然而絹裂麟嚴旂撕霰墮
裝褫徒云竊拊不可比山花之字究竟歸空等壇
竹之符有時從火是知管蒯毋棄者代匱之義斤
削弗良者遷地之機彼蔡侯之功常存藝圃斯素
公之草永暎禪扉眼底鷗翻揭楮膚而剡剡胸中
霓吐展藤角以霏霏向使不傳書蕉之事又烏知

古人之學八法非止藉一揮者乎

春陰賦

千門晝永二月春中竚韶景於平樂之觀候妍華
於駘蕩之宮擬陽暉以鏡野悵氛靄之帷空屈子
之湛湛江波幾層深罨淮王之萋萋草色一片低
籠爾乃凝綺闥覆巖城入清籞傍雕甍迢迢似夢
黯黯疑醒燕歸無影絲墮難輕占甲子之謠麥先
測雨畫丙丁之帖花亦求晴蘋吹東來忽將開而
復斂柳星南次豈在晦而能明若夫比臘非窮等
秋彌積傳燭逾紅汎醅更白載觀袂襖愁連洛水
之濱欲上秋千思結長安之陌其感人也難狀其
被物也無端拾翠意阻攀條緒闌絲漠青門羃香
輪而幄暗森沈朱戶壓摻手而簧寒得毋妒羣娛

之蹤故障蔽以千重或云護百卉之芳故帟幕乎
三光若有跋烏則量金而買不無黑蜨且淬劍而
殲使碧舒兮紅笑悅拂席兮垂簾奈何別路方遙
長門深閉戴勝雙飛射干交翳梨雲以縞夜爲奇
棠藥以解愁稱麗詩人樓上徒爲安石之吟少婦
燈前還發莊姜之嚏

枕溪廊賦

以枕流欲清其耳爲韻

淀號雍奴滙于畿南之野沽分丁字歸於海上之
洲其中有溪焉其爲溪也旁通樊圃暗注湖溝翻
車如鴉而銜尾桔槔似鶴以昂頭奔灑灑其若赴
合泌澗而交流光汀澗兮不知夜聲潺湲兮忽驚
秋其上有廊焉其爲廊也重欄逶迤複霽連廡陋
南朝石步之名

丁謂詩困憶南朝石步廊

仿吳山卻月之吟

去聲

○東坡詩夢繞
吳山卻月廊
數行斜榻照波影以初翻幾折紅

闌跨縠紋而倒枕於是搖荇藻拍漣漪繫酒舫垂
釣絲水宜洊至瀾必觀其度楊柳之涼颺簾痕演
漾響菰蒲之春雨瓦縫參差廊屈曲兮溪屈曲試
吳鞵兮猶未足溪纒屬兮廊纒屬命剡權兮唯所
欲若夫藤蔓紛披擬罨畫之汎荷花歷亂誤浣沙
之行莫不凭襟招鷺側帽聽鶯魚堂策兮叩檻鷗
撲漉兮敲枰郭恕先界畫成時縵迴隔浦白太傅
灘聲作佐箇切就跳沫穿楹映層雲兮窈窕入斜月
兮淒清溯茲疏引方勤經營伊始幽可避俗華不
期侈迢迢千步差覓詩心漣漣一條乍醒醉耳

萬寶告成賦

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爲韻

天清沃野水落平田素商應節少皞司權羨木穰

而紀歷美黻斂以告虔稼穡作甘兆人羣號曰萬
寶倉庾維億國用遠踰於九年懿夫稷之種嘉虞
之財阜順平秩於西成遡俶載於南畝土牛出而
送寒銅雀鳴而命耦杏花萑葉序九扈以司春清
眀泠風勸三農而恐後蒼龍旣見舞雩而澤不愆
期鴻雁初來報賽而獲云大有聖人祈穀嘉祥載
歌究乎天者胥熟麗乎土者咸和彌望而黃雲徧
覆連畦而玉粒駢羅荆揚宜稻雍冀宜稷青州宜
黍獻之以薌萁而十千異產不周之粟陽山之稼
南海之秬助之以瓜果而華實宏多地不愛焉普
存可驗數旣盈矣握算仍過抽六穗於一莖陋相
如之頌封禪標同穎於異畝邁唐叔之作歸禾爾
乃龍枝兮並茂虎掌兮交垂芒擢兮黃人之日曝

稔開兮青女之霜滋
耒響涼颺落餘糧之璀璨
鑿分新月積滯穗之紛披
礮以扇墮香透重茅之屋
簸於箕舌秕揚六枳之籬
社鼓載鳴迓田祖而是
生九穀籥章有掌歛
豳詩而不害三時於焉納總
則

天家之覩衍盈倉於以明禋則

帝籍之敷腴備物辰告嘉告
覩燥溼之惟均財成
曲成仰陰陽之無拂用天分地而懸黎垂棘不足
珍力本重農而大貝南金皆可屈是以得其寶禮
洽而樂舉享其成遠至而邇安山出車河出圖駢
蹤而集鳳在巢麟在囿拭目以觀朱草華平因銜
苞而連類芝房蓂莢同吐秀以交攢於是秀眉之
老羈邉之童媵繞杜曲居連瀼東筵餘織竹角罷

吹桐大熏鼠穴高築牛宮神絃祈雪易緯占風雞
肥豚碩薤白薑紅南榮獻日北望呼嵩僉曰重寶
永符乎

大寶屢豐高出於元豐歌曰多稼兮雲屯薦新兮
取陳席慶兮百室藏富兮千春茅三脊兮曷可擬
花四照兮非其倫稱觥兮祝

萬壽子來兮趨公旬願爲太平之人兮萃萬寶以
粒我民

河清海晏頌

并序

禮云聖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河原也海委也
河發源於崑崙之墟千里一曲九曲而入海海周
乎八紘之外有幼海有裨海有大瀛海百谷歸焉
四瀆宗焉惟河惟海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握瑞符

叶嘉祥聖人首出御世得一而萬化成河海受職
定位得一而萬派澄粵稽往籍榮光塞河徵於上
世海不揚波紀於成周若夫感應交捷肸蠁並臻
葳蕤於圖牒而震耀於耳目者未易覲也欽惟我
皇上中和立極濬哲恢圖合六屬六敘六聯之所
掌式辨於周官萃九山九川九澤之所珍厥包於
禹貢遂民之生則日用飲食忻其徧德復民之性
則惇庸典禮洽其綏猷固已瞻之如雲就之如日
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洵乎仁亶而恩濺允矣軼頊
而駕軒乃

一人垂拱司契於上羣黎緣督交勸於下

睿慮所周健行是則

謂田功旣已卽而宵旰維勤

賜復蠲租之疊霈

謂庶績既已熙而旁求有典

闢門明目之常聞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皇上於是考太常之所守稽功德之宜祀禋燎沈
寗祭則受福山林川澤咸秩無文祥正而青旂肅
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先農之祀徧於郡縣懷柔百
神莫不效順川靈嶽祇奔走抃舞蜿蜿蜒蜒懿懿
芬芬若河有伯若海有神

聖天子蓋感之以至誠綏之以大德矣雍豫之郊
冀晉之甸大河所經石水斗泥上下千里積日瑩
澈投膠者莫得比其潔濯纓者羣然就其深澄源
凝澱歷萬晦朔守臣騰躍而告之太史連絡而書

之鴻生鏗鎬而頌之河之清也如此漸水出於黟山入於東溟浙省所環歸墟之所而潮汐之衝也比年決蓄水維偶緩

皇上念切民依

天藻頒而穹碑立泉府發而新廟建羣工萃止畚築雲集今茲秋濤應月颶母無驚靈胥委蛇而御轡天吳驚慄而匿景纖塵不飛餘波不湧耕桑得所婦子其窳海之晏也又如此夫儲精錫祉者

聖主運之於宥密者也奏績安瀾者賢臣致之於旬宣者也惟

聖主乃得賢臣之助惟修和乃協平成之理小臣沐浴醲化莫罄形容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乾端坤倪動靜不窮惟

聖有作成位於中九圍是式八荒來同德以爲車
樂以爲御肅肅雍雍浹於兆庶民惟

后戴神惟順助河曰德水海曰環瀛或經九野或
包八紘聿稱巨浸天一所生其澤廣潤其量虛受
聖皇膺圖靡不徧覆旣徧覆之又懷柔之揚其清
矣式是晏而

帝心明明河乃如鏡

帝德安安海乃可泳於萬斯年

一人有慶魚鼈咸若琛賚胥來元首康哉股肱良
哉朝宗之義萬國咸該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二

錢唐 厲 鶚 太鴻

石經考異序

六經自遘秦火或藏屋壁或寘山崖大義微言幾乎中絕漢興撫拾散佚絕而復續脫漏舛譌往往而有向歆父子校之于前伏無忌劉駒駱馬融班固諸人校之于後乃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者于是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書丹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此石經之所自昉也厥後魏正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至和嘉祐紹興俱仿前規以示模式歐陽子集古錄所收金石文字最廣獨遺唐石經不載趙德甫金石錄洪景伯隸釋所載漢石

經僅殘缺遺字晁子止取唐蜀石本與後唐長興
版本參校著石經考異其書不傳 本朝崑山亭

林顧氏著石經考一編自漢以後異同始末該而
存之可謂補前人之遺者也吾友杭君堇浦補顧
氏之遺而加詳中參之以辨論如五經六經七經
之核其實一字三字之定其歸二十五碑四十八
碑之析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鄴自汴
入燕之分其地駁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非邯
鄲淳書直發千古之蒙滯皎然如揭白日渙然如
釋春冰蓋綴緝既力用思復精足以剖芒釐審同
異不獨爲顧氏之諍友兼可上溯晁氏大裨來學
者已書成堇浦屬序于鶚竟讀而歎曰甚哉著書
之難也范曄楊銜之魏收魏徵諸家皆誤以漢石

經爲三字董浦援据諸書而知一字之爲漢三字之爲魏請爲董浦立一佐證可乎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并旣哭以人爲蓄何休注云蓄周埒垣也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按蕃誅于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爲熹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詒公羊未卒業則辟雍所作側字其爲石經隸字無疑趙氏金石錄亦云世所傳經書與漢石經不同者數百言此蔡邕石經一字之佐證也左氏隱元年傳仲子手文爲魯夫人孔穎達正義云唐叔亦有文在手曰虞隸書起于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魯作从虞作𠄎手文容或似之

按晉書衛恒傳言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唐書藝文志有二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正義所引是古文一體此正始石經三字之佐證也鶚不敏不足與于校讎之役聊以斯言復堇浦或者希左袒于斯編云爾

方君任隸八分辨序

新安方子君任作隸八分辨或以爲方子有志於古之道者也曷不觀馬鄭王許諸儒之會通發濂洛關閩諸賢之壺奧以勒成一書而先從事於此予曰此卽方子有志於古之道之一端也道載於文文散於事古者保氏之所教學童之所習莫不晰其形聲以通知天下之事而昌黎亦云爲文必先識字字莫古於古文大篆其詳不可得聞矣莫

備於小篆隸八分皆自秦時勅造以迄於今予嘗
謂始皇雄材大略不獨設郡縣築長城爲千古無
窮之利卽其有功於文字亦千古不易之軌則也
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三體本自
判別後世自歐陽永叔洪景伯吾子行諸公誤以
八分爲隸由不知隸卽今之正書而八分取義亦
未之講也善乎蔡文姬之言曰割程邈字八分取
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而隸與
八分之辨已如列眉矣方子博極羣籍援引富而
評駁精留心游藝之學何莫非形而上者之所寓
歟吾友金冬心處士最工八分得漢人筆法方子
曾求其書孝經上石以垂永久用暴秦之遺文刊
素王之聖典方子真知所從事而衛道之心至深

且切也夫

戈達夫法書通解序

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子所重者辨形聲謹點畫而已自秦以降日就簡略始變古文爲小篆于是草隸以興筆法亦重漢陳遵與人尺牘皆藏弄之以爲榮魏晉以後帝王公卿競習於此北朝張景仁以八體位致通顯史臣至稱爲倉頡以來一人法書之重與文學爭權矣當湖戈君達夫宏通士也手輯法書通解頗詳於用筆結字所撰述古一篇拮據奧衍突過竇臬其學要自足重不獨工書也達夫盛年方將以文學遭遇此書行爲道山延閣之藏不可與盛熙明之法書攷共彪彪炳於寰中耶

六藝之一錄序

歐公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其言豈不信然哉而又以爲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足以致之此殆公之遜辭而非其實也公之後有胡戢秀才者效公集古作琬琰堂濟北晁无咎爲作詩云君不見廬陵公往爲學士修書日詔畀千金訪遺逸遺文逸字往往出是公集古之作在翰林修唐書時奉勅訪求且有千金之購詎得謂力之未足乎故好之有力而能聚其上帝王其次公卿又其次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若夫布衣糲食窮居野處之士雖嗜之一而篤如歐公者亦未必能得得亦未必能聚詘於力之不足往往然也而公又慮聚多而終散乃撮其大要別

爲錄目兼作跋尾以傳後學此則公所好之一而篤雖帝王公卿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好之而能聚不暇爲錄以傳於世亦終等於象犀金玉之必散此時有力之強不能不爲之誦而慕歐公之爲者出焉自宋迄今爲圖爲評爲編爲譜爲史爲志爲錄爲略爲目爲記粲然備矣而吾里倪先生崑渠有歐公之好而無其力乃集諸家之所錄輯爲一編名曰六藝之一錄分別部類發凡起例凡爲六門爲卷五百有奇以金文石刻法帖爲經以書論書體書譜爲緯其用力可謂勤且肆矣先生志抑而謙竊取直齋陳氏之旨以爲書品書斷所論雖工至鍾王正與射御同科乃游藝之一耳鶚披其書上下千古賅括朝野則通於史偏旁音訓

各有據依則通於經旁引曲證不遺幽遐則通於子與集蓋合四庫之菁華以成一家之書而先生已當杖國之年不假門生子弟之助閱市借人晨書瞑寫數易寒暑以成書學之巨觀其學力日力有非後生涉獵輩所可望然則先生之於古可謂真能好且聚者也強有力者也承命爲序蕪詞不文幸得附名其間以爲厚幸云

一角編序

晚菘居士耽愛書畫獨具真賞此編自比之馬遠殘山剩水以未見元以上真蹟爲歉耳彼唐王廣津宋賈師憲明嚴惟中據枋國之勢肆其豪奪金題玉躐充物篋笥未幾零落或歸天府或散人間徒令人有煙雲過眼之歎居士此編所購雖前代

爲多然損硯田節衣食以營之辨析入微芒寶護
如頭目以悅吾生以長子孫居士復何歎哉詩不
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祕密藏中安樂法吾從
居士而問之癸丑除夕題于南湖花隱

漢印譜序

漢印之傳于今者有二曰官印曰私印官印昉于
周之璽節至漢製乃大備緩鑄急鑿爲用不同今
之印製九疊其文去漢絕遠惟私印記姓名多仿
漢法夫班范兩史荀袁兩紀之所載其功德炳煥
于簡冊者詎因一印存毀爲重輕若姦諛之骨旣
朽而名印猶存宜唾棄毀滅之不恤况瑣瑣獮貉
噉盡無可稱述者乎然且王厚之姜夔錢選顏叔
夏著之爲譜揚克一著之爲格吾邱衍著之爲式

朱珪著之爲集考葉森著之爲韻釋諸君子豈惟篆學之古拙足取哉亦云善惡之名範金附之不朽爲吉爲辱勸戒是寓其修名不立徒託蟲篆以自見者又足懼也夫是之取其亦遠于玩物喪志之誚已甘泉程君振華多才藝最精于鑒賞嘗藏弄漢官私印共八百餘件濡紙脫文編排爲譜屬予序其端因爲道漢印可取者如此

續泉志序

續泉志若干卷吾友胡道周氏續宋鄱陽洪文安公遵之書而作也錢法自周九府漢三官而後輕重大小時異代殊前文安而纂述者若梁顧烜唐封演張台宋陶岳杜鎬董道金光襲李孝美輩文安皆搢摭而辯證之又廣采史子諸宗而以家藏

古泉百餘品摹畫爲圖用力可謂勤已惟昔宋室
之南軍興歲幣公私交困緡錢不足用始以益州
交子之法行於江淮行在於是天聖閒所置務其
交引視錢爲準者卽以交引代錢天下大計仰給
於紙謂之楮幣元費著作譜載其圖式界數甚詳
錢法之變於是而極文安生其際目擊時艱爰作
泉志論世者以爲殆文安微意所寓云道周嗜古
之篤不減文安凡所𠬞陳皆得於神林破冢鎔摩
蘇蝕之餘不獨齊太公貨新莽泉模爲文安志所
未備卽有宋一代諸年號泉之外又得銅牌徑二
寸許其文爲臨安府行用準三百文省予向讀郎
仁寶七修類藁云是南渡國窮補救變通之物交
會錢引之類第不解所謂省者何考洪文敏容齋

隨筆云太平興國四年因五季之制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陌自是以來官民出納名曰省錢然則銅牌者殆亦支錢之券當日錢無足陌故著省字非如楮幣之祇以千百爲率也銅牌廢而楮幣行此正可補宋史食貨志之缺於以續文安作志之微意相去五百年有莫逆於心者焉文安志分九品曰正用品曰僞品曰不知年代品曰天品曰外國品曰奇品曰厭勝品天與神鄰於幻誕無稽道周削之限以七品尤有特見予故物舉大略而爲之序

醯略序

趙君意林撰醯略成如干卷賅綜奧衍靡所不具實爲前此所未有不特顧野王載醢醢之味吾子

行辨酢醋之文而已而無學之徒或目爲底下之書夫大易所陳曰節飲食雅詩所褒曰議酒食醯鄰於酒而可飲食者也治菹柔膾和藥養骨無不是需節之議之寧無切於資生之要而漫侈隸事云乎哉予準之漢以來簿錄家應入子類者有二周禮食醫掌王百醬之齊膳夫職云醬有百二十二甕賈氏疏醬謂醢醢也鄭氏云齊菹醬皆須醢成味也隋經籍志食經酒要皆附醫家醢略應入醫家齊民要術起自耕農終於醢醢宋藝文志酒譜茶錄皆附農家醢略應入農家準之於子如此參之於經如彼後之淹雅君子其舍諸魚豢作典略裴子野作宋略李淳風謂王無功爲酒家之南董予亦謂君爲醢人之魚裴夫略者巡也於書無

不巡也略者界也以醯爲之界也

使琉球記序

皇清受命奄有區宇仁風義問扇被萬國戴斗比
景之域文身鑿齒之倫無不悉主悉臣奔走恐後
琉球遠在東南海中恭順夙著冀霑

聖人寵靈世爲外藩以奠卉服延頸鶴望請封者
至再康熙元年張侍御學禮銜

命以行遠涉鯨波踰年後歸中朝著有使琉球記
二卷上卷言使事下卷言風土也侍御嘗鏤版歲
久漉漫曾孫寶善謀重授之剗劂而屬鶚爲序按
琉球之名始見隋書字作流求元史作瑠求隋書
言國王姓歡斯居波羅檀洞多鬪鏤樹條纖似髮
王乘木獸所居聚鬪髀壁下異俗可駭如此元史

但言澎湖嶼已下漁舟颶漂落滌返者百一自隋
至元慰諭不服浮海擊襲虜其民人而還明洪武
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遣使入貢而山南山北二王
相繼受封其後爲中山所併朝臣奉使者陳侃蕭
崇業夏子陽客胡靖等各有撰述明一統志仍隋
書之舊而侃等所書類多浮飾紕繆其言不實君
子弗尚也侍御之記魚龍風雨變怪百出其奇險
有不止於落滌者自正副使臣以至黃頭赤幘輩
皆仰

天家威德所芘克全無恙而禮儀之虔恪民俗之
樸略絕無荒誕可駭之狀則

至化之漸者遠故錄之象胥掌之舌人者簡且質
也且夫人臣出使外國多以口舌折衝若陸賈張

騫等爲比無論南越大宛非唐虞盛世事而賈等
方緩頰吐吻之不暇又豈能條其見聞一一筆之
於書若琉球國貧而俗儉侍御減供却金上體
朝廷恤小柔遠之至意而中山久旱冊禮旣畢大
雨三日

聖澤滂流瑞應尤卓越萬古周禮大小行人之職
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
而又錄其禮俗政教札荒厄貧康樂和親之類各
爲一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侍御之記
其猶此物此志也夫嗣是出使者汪檢討楫則有
使琉球雜錄中山沿革志徐編修葆光則有中山
傳信錄皆本侍御而增益其未備惟侍御能舉其
大者以有待也

鳥船紀略序

古者車戰利西北舟師利東南此大較也太公陳
蒼兕於盟津叔向召舟虞於涇水西北之兵未嘗
不需舟以濟攻擊備禦之方略焉賦苦匏者命之
將習流不其難歟所謂利東南者三江五湖黏天
無壁寇據爲險我乘爲利以舟禦舟卽以舟攻舟
則形式之詳器械之精操縱之宜未有不講求儲
侍而能占師中之吉獲濟川之用者矣康熙十三
年逆藩吳三桂以滇南叛全楚振動挂鎮海大將
軍印京口將軍張公時爲副都統聞變卽移駐武
昌佐討逆將軍鄂公鼎帥水軍進勦賊黨盤踞岳
州出沒洞庭公謂水陸夾攻爲上計遂以沙船屢
敗其衆兕渠杜輝獨乘鳥船船勢駛賊不可仰攻

公請於幕府造烏船以敵之附掠陣使臣入奏奉命使公至江南監其役京口船式久廢無考公因福船之製增損之船成凡六十艘復泝流入湖舟犀士飽風利帆駛連有桃花峽柳林觜君山壘石之捷會十月水涸衆慮阻淺爲賊所乘公不爲動橫截上流使之餽援俱絕魚駭獸散

王師於是直抵滇城逆黨卽時殄滅論者謂保全岳鄂得烏船戰力爲多夫自昔水軍俱用火攻若岑彭伐公孫述則以冒突露橈焚夷陵之浮橋周瑜拒曹操則以蒙衝鬪艦燒赤壁之戰舸王濬平孫皓則以大船連舫然橫江之鐵鎖乃所藉者菘薪膏炬而已今則礮火星帟無堅不摧牌盾雲羅無隙不固櫂卒譟躍鉤拒並施此卽虞姁程工無

所獻其巧輸般運指不足喻其奇者也然且剏者
不能用用者未必剏公始以意匠經營爲船司空
繼以忠勇奮厲登艫指麾莫不如意蓋旌旗沿武
昌而上也先聲足以褫賊之魄樓櫓劃洞庭而戰
也持久足以制賊之命於以上稟

廟謨下作士氣有存於剏物之先者其佩將印受
上賞以功名顯不亦宜乎公鎮京口月餘寢疾彌
留言不及私惟出烏船紀略一編授嗣君景仲俾
錄而藏之安不忘危有備無患公之志也公孫運
判寶善將雕木以傳屬序於鶚所以裨

國史述祖德經武略胥在是焉因不敢辭而爲之
序公諱思恭字欽五奉天遼陽人隸鑲藍旗

王右丞集箋注序

箋釋之學自古爲難注班書者服虔應劭如淳晉灼而外無慮十餘家至小顏新注穿漏解駁指其牴牾差謬不少假借自謂無復遺恨而二劉兄弟父子旋起議之注文選者李善而外如呂延濟劉良李周翰張銑呂向等又加疏通可稱該備而邱光庭作兼明書多是正其疎略求如酈善長之於水經劉孝標之於世說歷世久遠無有索瘢擿垢者蓋指未易屈焉詩之有箋昉自鄭氏宋人箋杜集數十家近人多取唐名家集爲之字櫛句解以便觀覽而王右丞集獨鮮善本右丞詩在開寶間早擅英聲千年來與儲太祝王龍標岑嘉州孟襄陽輩並驚天壤尤推傑特文格華整超逸雖不以此獲稱宋姚鉉撰唐文粹持擇最爲精審于右丞

取頌碑序三首詩筆並茂洵才人之極致也吾友
趙君松谷愛玩是編留心綴述排比成二十八卷
出以示予予曰吾之爲是注也唯詳與慎而已詳故
世士所津逮之籍左證明白根括完善卽至榆函
貝葉之藏亦無脫漏而疑義所在寧慎而闕如郢
書燕說吾知免已又以餘力輯評跋羅繪事具年
譜展卷之下如與高人詞客在歛湖竹里間繩坐
靜言晤對于千載之上寧非藝苑勝引哉若右丞
迫祿山僞命當賊平時與鄭虔並囚宣陽里虔以
善畫祈崔圓得免謫台州司戶右丞以秋槐落葉
之句達肅宗從輕左遷中允善乎少陵之目右丞
曰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于鄭司戶則曰萬里
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又曰反覆歸聖朝

點染無蕩滌則王鄭之優劣詩史已有定論又何待後人之喋喋耶予因歎箋釋之難而喜松谷之詳慎可爲注書之法後世雖有索瘢擿垢者當亦斂然而退無復置喙矣

王兩楓集杜詩序

東坡謂學杜者唯得其皮骨集杜而無精神弊亦如之集杜古句驅使貫穿猶可以奔放致力至五律則對屬欲精章程欲變又須有灑氣流衍其中必具少陵之詩律與少陵之情境而後爲之乃如自運俗士思以百家衣體擗捨少陵而有之讀趙東山評注有不汗下者乎山陰王君兩楓集杜五律詩多至三百餘首兩楓才氣豪健弱冠卽舉鄉試用經冠其曹屢上禮部見擯于有司馬煩車殆

幾同少陵殘杯冷炙之恨年逾五十始以詞學被
薦論者謂與少陵獻三大禮賦試集賢院何異乃
少陵遂因獻賦得官其贈集賢崔國輔于休烈二
學士也有曰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感激知己
不忘衡鑑之重如此兩楓摠文散藻有聲摩空不
幸斤落且邁微累如孟歸唐故事其別舉主也則
曰繆稱三賦在刻畫竟誰傳其自傷生理也則曰
新詩句句好莫使衆人傳嗟乎士只爲其可傳者
耳使少陵卽不獻賦得官其詩豈有能沒之者哉
而兩楓終有不釋然者誠悼時之已邁而惜命之
多窮也少陵流轉飢困在救房瑄被謫以後雖暫
稱遭遇終歸不偶兩楓生盛際淪棄而歸有秦望
會稽之山可遊眺有鏡中之田可畊優遊闔巷歌

咏太平其樂固未可量然則人生之幸不幸亦復何常而集杜一編詎足以盡兩楓耶若其對屬之精章程之變卽有如少陵之晚節漸於詩律細者識者具見之不復多贅云

宛雅序

宛陵爲東南奧區溪清駛而山秀拔風氣懋美生其地者不誘於見聞而皆有以自立故其發於聲詩和平澹雅無噍殺嘽緩之音陸放翁序李虞部之詩云來爲守者風流吟咏謝宣城寔爲之冠生其鄉者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斯言蓋實錄也繼宛陵而起者有明諸梅若禹金季豹子馬杓司均未足當其選我朝施侍讀愚山先生出而嗣蹤開寶以溯漢魏淳音至味流輩所希予嘗謂

漁洋長水過於傳采朝華容有時謝惟先生獨無
墜響宛雅一編蓋梅氏禹金爲之倡先生爲之續
而再續以迄於成者則先生之曾孫槩齋明府也
夫能選詩者必工詩審矣然非淵源有自矩矱世
守則詩之工也恆難言之唐杜甫爲審言孫論者
謂句律之細實本於祖而少陵亦云吾祖詩冠古
又云詩是吾家事宋陳師道爲洎孫論者謂詞格
秀古造句愈工后山所自亦如甫之於審言今槩
齋稱詩江南無愧祖硯而宛雅之選網羅幽隱持
擇精嚴有以補梅氏之闕而成先生未竟之業是
則鄉國所用輜軒所采且足以標樹海內之的而
爲羣唱所歸非偉觀歟予因之重有感焉吾鄉風
雅之盛不減宛陵無好事者蒐而輯之恆以爲欠

事往時吳丈志上商邱太宰坐中唱和客也嘗竭
二十年之力上自六朝唐人下迄前代錄爲武林
耆舊集藁如束筍頭白眼昏日夕鈔撮事未竣而
歿今其遺書具在後人不能爲之表章里中同志
欲畢其緒又不肯傳寫寘諸敗簾恐兩黷蝨侵終
歸烏有然則吾人之著述其有賴於賢子孫詎不
亟亟哉

沽上題襟集序

古者賦詩有二有自作者如晉士蔦狐裘之賦是
也有引古者如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是也引古
者義取斷章卽如自作而不出鄭志以昵燕好後
世奧區遐覽友朋倡酬之作權輿於此矣津門爲
直沽入海處自元明以來地近畿南運舟官舫從

之取道詞客經由者率多羈旅閱歎所謂勞者之歌求其遊集宴衍賦詩言志如顧阿瑛玉山雅集徐良夫耕漁軒集等不特自作者不可得卽援引前代亦寥闕無聞豈非不得其人無地主以爲之扨哉查君心穀儉堂彙弟詩品皆清警拔俗性復喜賓友負郭有水西莊軒櫺虛敞坐挹風帆雲樹於無際主其家者多浙中名勝山陰則有劉君雪舫胡君灵齋秀水則有萬君柘坡吾杭則有吳君東壁陳君對漚汪生西顥其詩各張一軍與主人爲勅敵合數年來晨夕往還之作釐爲八卷又附以聯句詩餘二卷目之曰沾上題襟集夫漢上題襟集者唐段成式温庭筠周繇余知古輩在徐商幕府追遊之作也江漢閒國風所首及固詩人之

淵藪而諸人所爲坐觀花豔狎燕綺靡僅步齊梁
之後塵以視斯集粲如球貝和如笙鏞幽鳴相答
如松風澗水近古之會友樂羣相宣以道者雖仍
其名詎襲其響乎僕三遊長安皆有事輪蹠未嘗
一至水西與分劇韻心穀諸君旣剏爲沽上之作
者後有引古之流直以爲沽志可也

茅湘客絮吳羹詩選序

吳爲東南大藩 本朝漸摩至化淳醲粹美聲詩
極盛其著者大小雅之材傳誦通都大邑髫男稚
女皆能道其姓氏其隱者青燈老屋破硯枯吟或
至槁項黃馘不能博一人知己徒埋沈於菘煙蘆
雪之鄉者不知凡幾輩此五湖茅湘客先生絮吳
羹詩選之所爲用心也或仿高仲武之評或綴元

裕之之傳悽然似山陽笛泣然似雍門琴不待讀其詩已想見其人而況其詩不一格人不一情高者入天幽者徹泉古非朽蠹新非纖側此如入三吳之市金齋玉膾芳腴溢目饜飫之餘幾至無下箸處題曰絮吳羹者謙詞也亦快詞也若曰吳俗輕揚吳音清浮欲如調五味者劑而平之則非先生之本意矣

煙草唱和詩序

古之飲者周禮酒正三酒之外又有漿人六飲水漿醴涼醫醕之屬其厚薄有殊大抵不離酒林耳三國吳志韋曜傳始有茶薺之名自是茗飲盛行于世古所謂六飲者廢矣若今之煙草明季出自呂宋國亦謂之煙酒以火不以水蓋飲類也顧未

有詩之者當湖陸南香先生博物洽聞領袖羣雅
倡爲青韻六首一時名流和者數十人爭先獲雋
都爲一編而屬序于予予鄉亦嗜此以肺疾禁不
復飲幾同毋旻論茶有利斲累大之慮然煙草之
嗜徧天下遂與茶角勝茶有經有錄而煙草有詩
吾知好事者當十手傳鈔庶幾彤管之貽芳蘭之
佩也乾隆辛未季春二十有五曰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珍
做
宋
版
印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三

錢唐 厲 鶚 太鴻

趙谷林愛日堂詩集序

自漢魏迄今詩歌之傳於代者往往有名位人爲多而顛顛偃蹇之士十不得二三焉其故何也有名位人勢力旣盛門生故吏不憚騰寫模印四方希風望景之徒又多流布述誦雖無良友朋佳子孫而其傳也恆易若士之顛顛偃蹇者則異是苟非若沈子明之於李長吉歐陽永叔之於蘇子美爲之表章於身後則惟有望於後之人以大慰其幽窆冥漠之魂耳趙五徵君谷林里中詩人之最也今年春年未六十以疾卒生平雖被薦詞學無所遇卒不見於設施孝子一清在苦由中漬淚濡

墨編香其詩爲若干卷以予與君游好亟以示予
且請爲之序予受而讀之綜論君之詩大概格高
思精韻沈語鍊昭宣備五色鏘洋叶六義胚胎於
韋柳韓杜蘇黃諸大家而能自出新意不襲故常
其於今世魁人傑士之號能詩者與之頡頏馳驟
其間未知其孰爲後先也使少加以名位則不脛
而走天下者非一日矣而卒有待於後人之發明
嗚呼是非命也哉昔楊誠齋序范石湖集云予於
詩非以千里畏人者而獨於公斂衽焉予於君亦
云予所遭與君同不幸有伯道之厄早自編其詩
詞十卷以行未知能不磨滅否就使磨滅而君之
詩必傳於後無疑予詩有數首附見君集中或因
之以不朽非厚幸也歟

景申集序

歲丙申壽門病瘧江上余過問之寒熱互戰膚悴
且削而方書藥椀間雜廁筆硯禁掉不已苦謳愈
益甚索視之則懷人絕句也夫交之弊久矣屠沽
兒有酒肉者既不樂與勝流交勝流亦褰裳去之
或襲羣屐之虛名愛博不專好賢樂善之誠實無
有也壽門大布衣位不致通顯貲不足結客而取
友不倦若暵之求蔭渴之求飲始終無間昔王丹
論交云知全者鮮壽門可謂能全矣故其發於懷
思者雖疾病呻吟之餘不能自己豈徒以其辭之
工哉長興鮑明府西岡積學愛人今之元魯縣孟
武昌也見而喜之謂可裨益交道其辭又最清拔
古奧不名一格乃錄而傳之壽門懷明府詩見集

中明府之賢如此其他可知矣若予愚憊卑陋而
以金石文字與壽門偶有夙契亦獲玷諸公末豈
非幸耶

沈氏探梅集序

探梅集者吳興沈輪翁太史偕其從弟兩蒼從子
東甫霽漁勞山遊菁山上濠村倡和之作也昔人
之題詠吳興者水事多而山事少故蘋芡蒲蓮茗
葦之屬擧芳擷柔恆滿簡牘李直方記白蘋亭有
紫桂翠篁辛夷木蘭榮葉振蕊落英飄灑之語而
梅則未聞惟山謙之吳興記烏程有梅墟梅林梅
亭談鑰志稱安吉縣梅溪多梅菁山在烏程南舊
傳葛稚川種黃菁於此故以菁名上濠村在山下
其地有宋秀安僖王墓又有常照寺爲宋善畫僧

梵隆所居巖紆林邃可以訪古則夫仙菁荒寒梅
盛水汎釋山行起亦人代推移境會變遷之大凡
風人之旨於是深矣唐以來倡和傳者例不一姓
若令狐楚韓琪等之斷金集段成式温庭筠之漢
上題襟集皆是也獨竇氏聯珠集則爲常牟羣庠
鞏五人之詩出自褚藏言所編又非倡和今沈氏
門才甲於淞河以西而探梅一集用尤延之蘇東
坡舊韻雲機月杼自出新意實爲倡和詩之甲余
因讀是集而想諸公當日立者倚樹行者環石仰
者承薌頰者拾英吟態歷歷若圖畫焉

嬾園詩鈔序

往時吾杭言詩者必推西泠十子十子之詩皆能
自爲唐詩者也承其學者吳丈志上徐丈紫山師

張先生秦亭蔣丈靜山雪樵陳丈嬾園師毛先生
稚黃沈丈方舟獨師嶺南五子而說亦與十子合
諸君之詩聲應節赴宮商訢合故流派同而交誼
亦日以篤予齒視諸君最少有倍年之敬而諸君
皆折節下予予因靜山以識嬾園時靜山食貧困
居諸君時相過存雪樵嬾園尤勤于贈遺猶記翁
橋古桂花時偕靜山出郭解后嬾園見其眉宇敦
樸有先民風氣無名場囂凌之習及讀其詩則歌
行排冪彷彿嘉州東川五七言近體亦在錢劉之
閒予固心儀之惜乎頻年飢走四方未得與晨夕
論詩而嬾園與諸君後先皆墓有宿草良足悲矣
夫詩之道不可以有所窮也諸君言爲唐詩工矣
拙者爲之得貌遺神而唐詩窮於是能者參之蘇

黃范陸時出新意末流遂瀾倒無復繩檢而不爲
唐詩者又窮物窮則變變則通當繁哇噪聒之會
而得雲山韶濩之響則嬾園一編非膏肓之鍼石
耶嬾園有子景仁癸丑成進士作宰西江將開雕
是編以傳屬序于余余尤望諸君之後人皆能表
章其先人則予將載筆以埃

查蓮坡蔗塘未定藁序

詩不可以無體而不當有派詩之有體成於時代
關乎性情真氣之所存非可以剽擬似可以陶冶
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縟而趨潔遠流俗而嚮
雅正少陵所云多師爲師荆公所謂博觀約取皆
於體是辨衆製旣明鑪鞴自我吸攬前修獨造意
匠又輔以積卷之富而清能靈解卽具其中蓋合

羣作者之體而自有其體然後詩之體可得而言也自呂紫微作西江詩派謝臯羽序睦州詩派而詩於是乎有派然猶後人辦香所在強為臚列耳在諸公當日未嘗斷斷然以派自居也迨鐵雅濫觴已開陋習有明中葉李何揚波于前王李承流於後動以派別概天下之才俊噉名者靡然從之七子五子疊牀架屋 本朝詩教極盛英傑挺生綴學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濟南之餘論以錮其神明或襲一二鉅公之遺貌而未開生面篇什雖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於此有卓然不為所惑者豈非特立之士哉查君蓮坡以詩鳴寓內久矣蓮坡家海津去日下數百里而近舟車馳騫憧擾於耳目門庭授受誘掖其心思宜其詩之囿於

派而蓮坡掉頭天際縱心遙遇所託意者山水禪
悅友朋書卷之間通脫雄鷲滌煩釋滯標舉勝境
流連景光輒警秀不可移置間爲豔詩及樂府非
搴蘭攬茝之旨卽花飛釧動之悟此其陶冶深而
采擇富殆無體不苞以成爲蓮坡之詩體歟蓮坡
少嬰世網息機最早力田侍養澹然一無所營而
通懷嗜學博極古今結友徧南朔有江湖旦過之
目昔人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庶幾近之讀
者因詩以儀其人并因其已刻者以想其未刻者
知予言之不妄歎也

鶴洲殘藁序

海內稱清門世德而有文者必首秀水朱氏苧厓
先生則太傅文恪公之曾從孫尙書公之孫也文

恪公以宰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尚書公僅
五倍之每自歎曰吾甚慚于叔父至今士大夫傳
誦其語文恪後人有竹垞供奉以布衣入著庭自
言恆產不及太傅之半先生爲貴陽公季子生最
晚閱桑海後舊業零落僅依先世所構城南鶴洲
草堂以棲供奉罷官日常相過從故曝書亭集中
多及鶴洲之作所謂藕葉水亭真如塔火多得之
蕭滅之餘先生雖貴公子無負郭一壠資以爲生
恆忍飢誦經條然自得而已晚謀微祿以養司訓
吾杭師道獨尊有聶東軒嚴峻之風矢詩不多直
寫胸臆有歸季思脫灑之意世士用門伐爲梯媒
躁擾奔競如將糖之蠲聞前輩之風其亦可以自
淡于名利之外矣先生之子嵩齡輯遺藁成屬予

序其概如此

雙清閣詩集序

走揚州新城之交衢列隧聯榻中有詩人閔君廉
風鍵戶而居葺小閣三楹階下蒔甘蕉數本交蔭
几格而榜曰雙清夫杜老生平遭遇天寶時提攜
妻子流冗道路其所謂心跡雙清者不過依嚴武
築成都草堂數年耳廉風砥志厲行安於家巷內
則有柔甘以養母外則有酒茗以樂賓顧有取乎
杜老之云者得毋清之一字爲風騷旨格所莫外
者乎大抵詩之號清絕者因乎跡以稱心易超乎
跡以寫心難揚州當舟車之會易溪山而塵盞易
友朋而投謁易文字而徵逐卽有折楊皇苓之曲
亦奚當於大雅此如風蟬露鶴噓喙霄靄移而置

之咬哇噶沓之區有咽而不能成響者矣廉風土斷于斯獨能絕去喬溺就於平中閒發警思戛然溲然足以析煩而破寐可謂力能不囿於方隅也已昔吉甫作頌其自評則曰穆如清風晉人論詩輒標舉此語以爲微眇唐僧齊己則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蓋自廟廊風諭以及山澤之臞所吟謠未有不至於清而可以言詩者亦未有不本乎性情而可以言清者廉風居聲利之地泊然寡營而獨喜暱就予輩枯槁蕉萃之士窮日繼夕流連傾倒而不厭韓子云爲彼不清作玉雪廉風其知之矣

蔣雪樵詩序

三百篇之詩稽之小序凡爲孝子所作者有四魏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唐鵠羽君子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也小雅蓼莪孝子之不得終養也
北山大夫勞於從事而不得養父母也由四詩繹
之曰慎旃則不敢毀傷之旨也曰藝黍則用天分
地謹身節用之旨也曰罔極則病致憂喪致哀之
旨也曰憂我父母則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之旨
也諷詠所陳百行之源具備而作者姓氏竟不得
與家父凡伯芮伯仍叔蘇公寺人孟子譚大夫史
克諸人並列孝者人子之職遭時不偶有不得盡
第傳其詩以告哀而已蔣雪樵先生吾里之孝子
也先生生盛時無祿仕託於醫盡其技以爲養居
父喪不沐浴爪翦者三年卽屏肉食以至於今奉
母色笑時涼燠謹藥餌夜必數十起母幾百歲乃

終先生躬負畚鍤成墳朔望伏臘必造葬所泣慕
拜奠畢景而返雖風雨雪寒不避家居無他嗜好
喜讀書爲詩以自適總先生生平不離親側無山
川夢寐之阻故其詩不必如陟岵無何食何嘗之
戚故其詩不必如搗羽無我獨不卒之痛故其詩
不必如蓼莪無經營盡瘁之嗟故其詩不必如北
山而念甥姪篤交遊見雲泉而宅心與緇褐而爲
侶凡形於言者何莫非其情之所甚摯而先生亦
豈肯求聞於後與世之詩人爭工拙哉昔陳孝子
曰謝貞其詩王筠稱之唐孝子曰費冠卿其詩計
有功記之孝子之詩自有以姓氏著者先生雖老
於家林羔雁不至當不潛曜晦采於今之盛時也

秋聲館吟藁序

符生聖幾起孤生克自淬厲於學不幸年三十三
積病不愈以歿彌留時出吟藁一卷屬其執友王
君茨簷詮次行世且泫然曰俟吾師厲先生歸乞
一言序之吾目瞑矣悲夫悲夫余讀聖幾詩愈憶
聖幾之爲人矣聖幾賦性幽澹迥出流俗見干進
改錯輩視如腥腐獨能追扳古人與之頰印揖讓
當廣坐中衆論蠡起意所不可默然無一酬對而
常有沖灑不易盡之致居家事二親愉愉如也出
則篤於師友有緩急不膜外視可以媿世之執經
同席未幾相遇如途人者故其爲詩澄汰衆慮清
思眈冥松寒水潔不可近晚至琴言酒坐送別登
樓則往往綿密周環情不與辭俱盡使其克永天
年驅使豪牘殆未可量而惜乎其僅此也或謂聖

幾詩語境冷峭故非壽徵古固有少日爲衰殘語
而年與位俱高者卽使聖幾以詩徵其不永如長
吉之以挾摘致罰惇夫之以呻吟名集要爲姓氏
長留天地間彼藉榮膺享上壽歿而無一可稱將
與螻蛄螻蟻同歸邱墟者可勝道哉

程文石詩序

新安休寧之汭口當岐陽山下爲瓊璜二水合流
處歸太僕熙甫稱其山圍水繞林木茂密孫山人
太初有八詩詠其勝雲溪暘谷間程氏聚族而居
自宋迄今代多詩人吾友文石其尤也文石性好
道雅慕胎息大還之術思得巖棲谷飲以終老迫
於貧無以養母轉客四方與予相會合於淮左近
十年矣與之交氣日以醇而詩日以上所資以爲

客者亦在於詩然得意之作文石不肯輕以示人也一日裒次其詩而屬予以序予聞道家之說出於老子務去健羨黜聰明以求其所謂杳冥昏默者若雕肝鑄腎用力於一言一語之工毋乃與道遠乎文石有志於道奚不憚煩而若是今讀其詩天機所到自然流露如霜下之鐘風前之籟應氣則鳴初無旬鍛月鍊之苦而達生遺物能使人忘去榮悴得喪所在然後知文石之詩之進乎道向之以詩人求文石猶淺之乎言詩矣然文石終以貧故不能返汜口以居又不能遠入五嶽諸名山覓異人而與之期冲舉徒然用詩篇一寄其寥廓之想予又聞道家有五倉辟穀之術文石豈求之未得邪淮左多南帆北馬直利名藪耳非道鄉亦

非詩國也若被褐懷玉和光同塵如古異人張平
叔王南雲之所爲則文石自得之吾無以測文石
之所至矣

余茁村詩集序

三百篇以來感時之作備矣屈子之傷春宋王之
悲秋以至愛日長苦晝短不可數計也顧未有耽
翫寒事而吟不輟如吾友茁邨者茁邨天姿爽邁
學靡不貫少日頗饒於貲所儲古奇器書畫幾與
清閤埒性喜結友有急者投之輒解贈千金不
少有德色及其中年囊篋垂罄閉門深巷或至竈
額無煙而兀兀終日夕戛筆作金石聲未嘗以昔
所周人者望於人人益以是高之集中詩大都皆
彫年急景冰雪崢嶸觸於懷而托於音者也初出

以眎予標其首曰銷寒予獻疑曰氣之游者寒則
斂景之蒙者寒則清材之柔者寒則堅其在人也
寒女有機絲人賴其用寒士有特操世資其道寒
亦何可竟銷耶況復之一陽臨之二陽當頑臯凜
烈之際大由之生意已萌兆于下寒亦何必遽銷
耶若君之聳山字肩踞爐畫殘灰作驚人語如是
以忍寒可矣奚至效小兒女骨脆不能凌吹亟俟
煦和點梅圖以脂爲九九數而反名曰銷寒乎茁
邨曰子言是也予書堂曰濡雪取傅咸款冬賦中
句與予詩有合焉用以名集子爲我序之辭不可
得卽次第其語以塞君意若其辭肆滂葩意闢蟄
戶以韓孟之奧峭爲宗而復取材近於皮陸淵雅
近於歐梅世當有知言者予評不足爲君重也

綠杉野屋集序

少陵之自述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詩至少陵止矣而其得力處乃在讀萬卷書且讀而能破致之蓋卽陸天隨所云較轆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者前後作者若出一揆故有讀書而不能詩未有能詩而不讀書吾於徐君柳樊之詩尤信柳樊生臨溪秀絕之鄉承襲清華流派有自爲文卓絕恆區復以詩歌著稱綠杉野屋集四卷積平日所爲自定而存之者也今年閏上巳與吳越諸公修禊事於湖上初晤柳樊見其仿蘭亭體詩古音澹味條然自遠固已心折猶疑柳樊年僅逮壯使操觚廟壘與古人爭勝於毫釐未必能大放厥詞如善御者歷蟻封過

水曲有組舞縱送之樂也別逾半載雪中過訪出此集見示然後知柳樊之詩洵異乎今人之所爲者矣柳樊生平所歷自吳興至杭不過百里卽其懷古攬勝之作已橫鶩別驅清峭奇麗使人不可擬議嘗閱臨溪先賢沈忠敏與求集歎其錢塘賦水母七古一篇構象命意非浸淫於古不能及讀柳樊明醮壇茶字殘天聖寺管夫人畫竹諸歌筆力直破餘地繼忠敏而起者非柳樊誰屬耶夫粘屋材也書詩材也屋材富而采廡桴桷施之無所不宜詩材富而意以爲匠神以爲斤則大篇短章均擅其勝郭景純云粘材作柱埋之不腐柳樊持是以往爲之不已將自有千古又可爲柳樊信者已

葉筠客疊翠詩編序

往時東南人士幾以詩爲窮家具遇有從事聲韻者父兄師友必相戒以爲不可染指不唯於舉場之文有所窒礙而轉喉刺舌又若詩之大足爲人累及見夫以詩獲遇者方且峨冠紆紳迴翔於清切之地則又羣然曰詩不可不學夫詩性情中事也而顧以窮與遇爲從違卽爲之而遇猶未足以自信使其不遇則必且曰是果窮家具而棄之惟恐不速詩果受人軒輊歟柘湖葉君筠客詩人笠亭先生之子也自其尊人庭訓卽知四始六義之教其時偶拈競病老宿皆羣相推服長而與于續洛如雅集之壇坫予於吟卷中時見其新警瀟灑不拘拘縛于格律固已心折今年春暮買舟來杭

袖銜一編問序於予予語筠客讀君詩知亦嘗挾
所有遊金臺歷抵公卿而一無薦剡息機南返戢
影海濱雖業于詩曾不若胃脯洒削之可以連騎
鼎食君乃如癖者之嗜痂病者之嗜土炭流連往
復而不能去是能不軒輕于詩者欲不工于詩烏
可得乎若予非能工于詩而性固癡絕四十年來
未嘗一日廢詩今老矣頗動于中欲棄詩以他有
所就輒因君以自礪君方強仕異日幸見知於世
詩之不可軒輕者固自在也

蔣靜山詩集序

杭有隱君子曰靜山蔣先生爲明少宗伯良夫公
之後少苦貧年十二釋書營什一于市獨喜爲詩
從先輩毛稚黃先生學詩卜一廛于古清河坊曰

吾爲賈矣寧賈而鄰于文簡札旣廢蔡侯以興或
網或繭或竹或楮或密香陟釐吾質是以給口實
而資其餘以給吾詩不亦可乎暇則取唐人詩讀
之最工五七言律嚴于格調餘于性情寧平易而
不務險澀蓋稚黃先生之得派于雲間陳黃門者
流風故未墜也中年以後屢遭鬱攸慨然曰給吾
詩者天能厄之終不能厄吾詩迺徙居城東其地
風土閒曠饒水竹豐蔬蓏先生樂之歲丙申予昏
于蔣氏先生爲予妻之世父屢得從先生論詩見
先生貧且老或不能給朝鋪而胸臆坦然無蹙迫
伊優之狀終不欲以非分取一絲一粟與人交竟
數十年無一語之欺謾然後知先生殆古之有隱
德者益足徵其詩之稱心而言矣噫今世操不律

爲詩之士少窺聲病卽挾其技走四方務妍悅人耳目以要名取利詩而賈孰若先生之賈而詩也哉況其始于賈而終于隱也

汪次顏遺詩序

康熙甲午夏予偕金君壽門訪次顏相與定交次顏居在葵巷之東門逕幽邃有藤垂糾有竹合陰弦琴讀書其中意澹如也其爲人抑然如不勝衣吶然如不出諸口具上下古今之識蟠屈于胸中不屑突梯閃楡以求合于時時亦無知之者少遊稗畦洪先生之門先生故以詞曲擅名次顏好爲移宮刻羽之學不爽分剗有所作必上薄風雅而間涉嘲諧隱語吾杭元時若曾瑞卿之詩酒遺音喬夢符之西湖梧葉兒吳中立之本道齋樂府張

可久之蘇堤漁唱皆以不能俯仰隱約玩世自託於檀痕金縷閒使次顏與之並生頡頏壇坫誠可無媿獨未嘗以詩示人亦無有知其詩之工者今年四月次顏病卒其子竣奉一緘泣且拜以告曰此先人詩治命求序于先生者諦視封題宛然發而讀之則詠蘭長句三十首涕下交頤循環咀味而後知次顏之所存也夫楚辭所引之蘭王逸注以爲澤蘭至黃魯直羅端良始以爲卽江南之幽蘭澤蘭漬膏辟蠹紉佩貯浴誠爲有用于世幽蘭馥然于深林空谷夷而與衆草伍不以無人而不芳次顏所詠殆卽黃羅所云之幽蘭有非澤蘭之所得比者其所存不亦窅然遠耶度次顏平生所作必夥其藏去篋衍者僅止此句律之精深華妙

直闖唐宋人之室又承瀕危殷勤之言觸秋風敗
叢之感故不辭而爲之序

岳泗菴遺集序

吳興菱湖古淩波塘也其地山舒水緩饒蒲魚蓮
芡之利魁士俊人往往多出其中予嘗鼓柁過之
意必有抱道高隱不屑榮利如元真子桑苧翁其
人者延訪久之不可得意者俗尚華競雖有其人
亦滅沒於烟波杳靄間而無與傳與今讀泗菴岳
先生之詩庶幾如遇之已先生本金陀後裔世居
橋李號甲族生明莊烈帝之季遭世亂離田廬蕩
析遂流寓吳興擇菱湖之風土而家焉性愛山水
一發于詩扁舟束書清漪茂樹與漁人蘆子狎嘯
詠終日意灑如也復精醫術以營親饗飧所遊歷

如臨溪霽川封禺下若放而至於東西兩洞庭吳
閩京峴諸勝其攄懷寫眺之作則蕭散澹遠其投
贈寄答之篇則清絲茂密以詩自娛一如在菱湖
時乃先生篤念維桑竭心計以從事舉祖父及從
祖以下葬事凡七恤族屬姻戚之貧弱者歲時傷
感爲詩必稱羈人寄客又若一日不能安於菱湖
者然記有曰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
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鳴號躡躡踟蹰焉然後乃
能去之而況於人之秀靈者耶何以輕去其鄉親
朝死而夕忘者之衆耶讀先生詩忠厚悱惻大樸
未散獨挺流俗扶樹教道彼緣情體物者流曾何
足以知之而先生隱德自此彌深彌晦也已文孫
載高懼先人之清芬久而墜也距先生棄世三十

有四年哀次遺集求定於予予爲刪存如干首并著其始終以爲之序後有續吳興掌故補吳興藝文者慎勿遺其人與言也

汪積山先生遺集序

往時余將之婺州作衾字韻詩寄諸吟社最後得吾友水蓮和章云徙倚閒齋辭竹簟商量江路定綿衾余哦諷不能去諸口顧水蓮喜爲有韻之言而存笥者絕少其意以爲多作不如多改善改又不如善刪也閒出其得意者以示余余極嗜其詩清恬粹雅吐自胸臆而羣籍之精華經緯其中昔人所云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庶幾似之吾里近稱才藪第工舉場之文者或鄙吟咏爲閒家具而林棲谷飲清韻斐然梵夾新裁亦復斂手二

者難兼被君一時將去何不廉邪

汪司馬半舫集序

自唐五代迄宋以詩賦決科故詩人最重知遇往
往有刻意苦吟旬鍛月鍊槁項黃馘無人過而問
焉者如唐處士至以詩藁納瓢投水中幸人接得
以傳陸天隨以遺藁置白蓮寺像腹不幸爲俗子
沈於水蓋不獨生前榮進爲不易致卽身後流播
以慰其魂者亦有幸有不幸焉嗚呼其亦可悲也
已若夫一吟一詠生邀萬乘特達之知歿而聲名
焜燿於無窮有如唐韓翃宋陳與義輩尤爲詩人
所不多覲乃今於吾鄉先輩汪半舫先生庶幾遇
之先生少擅淹雅寓吳門爲朱太史竹垞宋中丞
西陂所重恭逢

仁皇帝南巡先生以諸生獻詩舟次 御試特置
第一階是與纂修 賜上第宜其生平之述作煒
煌鉅麗臺閣體多今讀其全集古體豪宕出入於
韓杜歐蘇諸大家近體復清便琅琅可誦由其博
觀約取爲功匪旦夕益見

聖主睿賞度越常流萬萬也唐人稱詩人之達者
無如高忠公今先生名位雖不逮忠公而遭遇出
常格士林傳爲美談當其爲潮州司馬時潮俗多
剽悍銷弭於撫循治行卓然惜其以憂去未幾下
世卽其所稱政績觀之亦可謂之達者矣嗣君陳
也刻先生遺集竟屬序於鶚因感歎昔人知遇之
艱推先生爲窮於詩者吐氣焉

沈椒園詩序

符君幼魯里中詩人之擇也向嘗與予論浙西之詩獨於沈君椒園口之不置予詢椒園之詩何若則曰清麗之辭和平之響為能絕去麤浮怒張之習而有似乎唐大歷宋慶歷諸公也予心識之顧以未得見其詩為恨癸丑歲客維揚椒園亦從海昌來訪予於邸喜且慰言笑既浹神色閒若有結轡不自得者詢其故則知椒園為名家子少濡染見聞於外氏得文苑鉅公以為師若韓之湜籍蘇之晁張然平居有田廬給饘粥詩書供研討既更多難不獨骨肉師友閒聚散死生雲乖雨絕而椒園亦用是客遊無方屢歎少陵之干請傷性矣別去之真州始寄一編來如別母云雲影有心隨望眼線痕和淚綻征衣秋懷云境當安穩誰知足事

到分飛始信窮過樵沙道院云鄉老曾居此今朝
忍再過遣懷云秋來紅豆懷南國春到青銅赴朔
方皆纏綿悲惋元本於人倫天咫之故而合於四
始六義之旨若幼魯昔日嗟賞之言猶不足以盡
椒園者殆情隨境遷有不得已而言不特工力之
淺深與年俱進而已惜幼魯遠客京華不得重與
論椒園之詩使予興懷人之感也

无悔齋詩集序

往時吾鄉士友專攻舉子業例不作詩乙未丙申
閒予輩數人爲文字之會暇卽相與賦詩爲樂酒
闌燈炏逸韻橫飛必推周兄穆門爲首唱穆門詩
主氣格以豪健爲尙淋漓排奐往往一座盡傾詩
成每擊節自歌淵淵乎聲若出金石予輩亦從而

和之少年氣盛曾不知老之將至也未幾各以事
散去穆門方且臨易水上金臺久之無所遇遂走
秦晉之郊極乎河湟關塞而止天時之明晦山川
之險易人事之變遷無不于詩發之其豪也根于
理其健也閱乎境岑杜儲王之遺響若去人不遠
進而賡歌二雅頌揚清廟亦復何讓而穆門終以
不遇歸偃乎家巷以歿豈非識曲聽真者寡歟晚
與予輩放浪湖山結吟社有句云白鷗導我有閒
意青柳笑人成老夫此其胸中豈有纖毫流俗者
哉後世誦之可以想見穆門之爲人也令嗣宸望
以遺藁屬予點定略爲刪汰其什之二三鏤版以
行者故人舒明府雲亭友誼足不朽云

焦山紀遊集序

京口金焦二山爲天下絕景金山去瓜洲咫尺南
北帆檣所經焦山相去稍遠岾亭幽窈孤峙盤渦
巨浪閒遊人跡罕至東坡云同遊盡返決獨往賦
命窮薄輕江潭自非耽奇好事者未易津逮也予
平生三遊皆馬君嶰谷半查爲之主一在庚戌冬
一在丁巳夏今年戊辰仲冬之望復因江月發興
同遊者凡九人往返兩宿南莊留山中凡三日夜
人各賦詩七首聯句一首次第爲一集屬予序之
以見茲遊之不易而江山倡酬之爲可樂云

盤西紀遊集序

三盤爲京東巨鎮雄秀接乎關塞西山繇互如屏
障之列是曰幽燕奧區二山中多塔寺碑碣景氣
邃古可憩可詠西顛游其間前後發響得詩凡四

十餘首以堅瘦爲其格以華妙爲其詞以清瑩爲其思山水五言自康樂後體制不一西顥此作絕去切儼冥心獨造而卒無不與古人合僕性喜爲遊歷詩搜奇抉險往往有得意句讀之亦絕叫以爲不如也凡詩之難難於鍛鍊情景而尤難于近理卷中如托根莫嫌孤特立物所尙詎識快心地人生有跼步締造繇一紀役罷萬夫瘠生年誰滿百辛苦營臺榭山林俗不爭遺榮亦遠辱如此諸句披豁委瑣振醒瘖聾蓋西顥從羈棲流轉憂愁閱歷之餘有所得而形于言至皇姑寺觀元妙嚴公主拜甄碧雲寺三詩則又立陰教之大防誅巨憝于旣往使西顥得行其志有適時之用當不作碌碌人而年已逾壯奔走衣食近又自津門歸里

將爲閩嶠之遊豈天之窮其身所以昌其詩耶乾隆八年三月十六日雨中南湖花隱厲鶚譔

樊榭山房文集卷三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columns.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四

錢唐 厲 鶚 太鴻

紅蘭閣詞序

近日言詞者推浙西六家獨柘水沈岸登善學白石老仙爲朱檢討所稱張君龍威于岸登爲後輩其詞清婉深秀擯去凡近如詠宋故宮芙蓉石云指一抹牆角殘陽不照蓬萊舊城闕詠秋柳云莫再問靈和剩禿髮穆穆如此詠蘆花云有誰能畫出楚天秋晚等句直與白石爭勝於毫釐求詞于柘水前有黑蝶後有紅蘭質之鄉曲諸公當無不以予言爲然也

陸南香白蕉詞序

癸丑秋有客傳白蕉詞至鵝水陸君南香作也清

麗閑婉使人意消詢知南香以南宮上第出宰東
流歎詫以爲此酒邊花外風調腰章手版間無是
人也旣而南香竟以不合上官意拂衣歸里爲汗
漫遊今年春暮得晤於蕪城僧舍相與縱論詞家
流別因及近時名勝大都新綺有餘而深窈空涼
之旨終遜宋賢一籌蓋南香辱引予爲同調亦已
久矣南香復出續藁二卷則燕山後遊及客梁園
之作其中訪邯鄲之瑟覓銅臺之瓦年長多愁聲
情每變而愈上昔東坡賞毛澤民惜分飛一闋謂
郡有詞人而不知此旣不可望之今人卽欲如梅
溪夢窗諸公遨嬉於山綠湖光歌雲舞繡以寄其
淪落無聊之思亦不易得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張今涪紅螺詞序

構李今詞鄉也自朱竹垞太史導其源李秋錦魏
水村諸公和之而柘上二沈同姓著稱南渟以秀
澹勝融谷以婉縟勝於時一篇始出四方傳唱敏
若風雨雖茶檣酒幟并眉椒壁閒偉男髻女皆能
道其名字二十年來遂無繼聲者詞雖小道非善
學者不能爲爲之亦不能工也乃今得與二沈同
里而工於詞者曰張君今涪僕未至柘上亦未識
今涪之爲人去年王君介眉手一編來則今涪之
詞也且致今涪書索序於僕僕少時索居湖山抱
侘僚之悲每當初鶯新雁望遠懷人羅綺如雲芳
菲似雪輒不自己佇興爲之有三數闋而徐丈紫
山陳君楞山吳君尺鳧轉相倡酬紙墨遂多今則
尺鳧物故楞山遠遊紫山亦老且病僕塊然獨處

襟情索寞結習都忘其何敢序今涪之詞哉嘗以
詞譬之畫畫家以南宗勝北宗稼軒後村諸人詞
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諸人詞之南宗也今涪詞淡
澹平遠有重湖小樹之思焉芊眠綺靡有暈碧渲
紅之趣焉屈曲連環有魚灣蠓螺之觀焉僕讀其
詞如與今涪汎東泐以望九山相羊吟嘯而不知
返其爲詞家之南宗二沈之替人不虛矣夫張氏
之工於詞者前有子野後有叔夏今涪爲之不已
將揜二張之長而有之豈獨齊名二沈已乎

吳尺鳧玲瓏簾詞序

兩宗詞派推吾鄉周清真婉約隱秀律呂諧協爲
倚聲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賢若俞青松翁五峯張
寄閒胡葦航范葯莊曹梅南張玉田仇山村諸人

皆分鑣競爽爲時所稱元時嗣響則張貞居凌柘
軒明瞿存齋稍爲近雅馬鶴窗闌入俗調一如市
伶語而清真之派微矣

本朝沈處士去矜號能詞未洗鶴窗餘習出其門
者波靡不返賴龔侍御衡圍起而矯之尺鳧玲瓏
簾詞蓋繼侍御而暢其旨者也尺鳧之爲詞也在
中年以後故寓託旣深攬擷亦富紆徐幽邃懽悅
絲麗使人有清真再生之想予素有是好與尺鳧
倡和見其招譜尋聲不失刊度且兢兢於去上二
字之分若宋人鬲指正平諸調遺論猶未墜者亦
可見其使才之工矣尺鳧將開雕屬序於予媿不
能文聊述其派別如此

羣雅詞集序

詞源於樂府樂府源於詩四詩大小雅之材合百
有五材之雅者風之所由美頌之所由成由詩而
樂府而詞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爲
作者故曾端伯選詞名樂府雅詞周公謹善爲詞
題其堂曰志雅詞之爲體委曲擘緩非緯之以雅
鮮有不與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邗上江君研農
清脩嗜古脩然塵壒之表酷喜詞學小阮冷紅詞
客久寓斯土與之遊處而詞益工研農勤於取友
又得同里徐君桐立程君孟飛汪君中也錢唐黃
君夢珠族子慎言與之唱酬而工益進昔晏小山
自序云往者浮沈酒中試習南部諸賢餘緒作五
七字語期以自娛時沈十二廉叔陳十二君寵有
蓮鴻蘋雲能清謳娛客每得一詞卽以草授諸兒

昔之狂篇醉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傳於人間予愛小山詞惜沈陳二子不能詞而不得與小山俱傳也又惜小山必待寄情聲律流連惑溺而致涪翁有鼓舞不厭之嘲譏也今諸君詞之工不減小山而所托興乃在感時賦物登高送遠之間遠而文澹而秀纏繚而不失其正騁雅人之能事方將凌鑠周秦頡眤姜史日進焉而未有所止研農編次都爲一集將鏤版以問世冷紅詞客標以羣雅豈非倚聲家砭俗之鍼石哉

吳可堂十二種傳奇序

方輿圓蓋都爲爨演之場古往今來不盡梨園之唱使非移宮換羽魚里何觀若無妙手妍辭虎賁曷肖況復雍熙巷陌淡冶樓臺風月任其佃漁花

鳥供其驅使邵康節之名詩集竊取餘音楊朝英
之選曲林仍標舊目此延陵主人玉勾書屋十二
種傳奇所由作也昔者蔡中郎天宮受福爭說是
非元相公月地會真誰知假托莫不播於絃管膾
炙千年侑彼尊罍流連五夜或者歡愉意少愁苦
詞多或者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大抵拾其殘瀋疇
能翻彼陳言主人逸情雲上壯采風高招盤古髓
思填世界之不平發菩薩心願補人生之至欲於
是采甘腴于正史搜痛快於稗官粉侯香尉陋措
大之宮袍豔雨奢雲笑尋常之花燭男兒變化遠
徵蜀國蛾眉文士尊榮近數楊家狗腳誅姦諛於
彩筆鬼妾橫牀殲寇盜於火旗女郎傳粉斯並鏗
鎗樂府傾倒名流按歌字則不殊澈水新聲呈諱

衣則何礙鄱陽暴謔艷能鋪處定須呂仙鶴之雙
身檀板敲時勝圖黃幡綽之兩耳

絕妙好詞箋序

絕妙好詞七卷南宋弁陽老人周密公謹所輯宋
人選本朝詞如曾端伯樂府雅詞黃叔暘花菴詞
選皆讓其精粹蓋詞家之準的也所采多紹興迄
德祐閒人自二三鉅公外姓字多不著夫士生隱
約不得樹立功業炳煥天壤僅以詞章垂稱後世
而姓字猶在若滅若沒間無人爲從故紙堆中抉
剔出之豈非一大恨事耶津門查君蓮坡研精風
雅耽玩倚聲披閱之暇隨筆劄記輯有詩餘紀事
如干卷於是編尤所留意特爲之箋不獨諸人里
居出處十得八九而詞中之本事詞外之佚事以

及名篇秀句零珠碎金攬拾無遺俾讀者展卷時
悅然如聆其笑語而共其遊歷也予與蓮坡有同
好向嘗綴拾一二每自矜剏獲會以衣食奔走不
克卒業及來津門見蓮坡所輯頗有望洋之歎并
舉以付之次第增入焉譬諸掇遺材以裨建章投
片瓊以廁懸圃其為用不已微乎蓮坡通懷集益
猶不忘所自必欲附賤名于簡端辭不得已因述
其顛末如此云

遼史拾遺序

宋遼金三史同修於元至正間秉筆者多一時名
儒碩彥而宋史失之繁遼史失之簡惟金史繁簡
得中為善明雲間王圻作續文獻通考中所列遼
事條分件繫不出正史嘗病其陋而歎遼之掌故

淪亡也蓋其開基朔漠撫有燕雲制度職官兼采
漢制自聖宗與宋盟好後文物漸開科舉日盛意
當日必有記注典章可裨國史者求之簿錄家不
少槩見卽家集野乘亦散佚無傳豈以書有厲禁
不得入中朝乎抑金源初年尙武雖滅遼未遑收
及圖籍乎閒嘗取而覈之遼之有國二百餘年清
泰間滅兩大國則用兵宜詳澶淵關南和議再修
則信誓宜詳星軺往來俱極華選則聘遊宜詳至
如負義侯黃龍安置之年天祚帝海上夾攻之事
高麗臣事西夏跳梁非撫他書何以知其顛末邪
暇日輒爲甄錄自本紀外志表列傳外紀國語凡
有援引隨事補綴猶以方域幽遐風尙寥邈采篇
詠于山川述碑碣于塔廟短書小說過而存之亦

得失之林讀史者所宜考也敢曰索隱聊以拾遺
編次爲若干卷以待博雅君子之刪補焉

南宋院畫錄序

宋中興時思陵幾務之閒癖耽藝學命畢良史開
權場收北來散佚書畫而院人粉繪往往親灑宸
翰以寵異之故百餘年間待詔祇候能手輩出亦
宣政遺風也顧李唐以下如晉文公復國圖觀潮
圖之類託意規諷不一而足庶幾合于古畫史之
遺不得與一切應奉玩好等予家古杭每樂稽諸
人名蹟考夢梁錄武林舊事等書姓氏存者寥寥
豈以其院畫少之歟暇日因據圖繪寶鑑畫史會
要二書得如干人徧搜名賢吟詠題跋與夫收藏
賞鑒語薈萃成帙名曰南宋院畫錄自愧家乏祕

冊見聞狹陋凡有闕略幸好古君子之助我焉

前後遊仙百詠自序

柏梁臺上曾傳五岳之圖金馬署中亦著十洲之
記龍師與魚吏俱升桂父偕茅君共舉遊戲紫清
之上翱翔碧落之中桐峯梓瑟倚歌而和皇娥湘
水瑤琴彈曲而迎帝子元雲新韻久唱璇宮黃竹
舊詞猶留瀛島樂哉仙乎斯其至矣然而東海棗
花空憶齊侯之語西池桃核莫延漢帝之年是則
塵緣未斷人間煙路遂遙天上乃有抽思幽祕發
藻鮮妍翦月爲心鏤霞作想雲君太乙體雖誕而
不刪佚女羽人意似夸而有取參軍調逸爰咏升
天之篇子建才高遂有步虛之作至於宏農之始
倡實爲屈子之餘波事雖寄於遊仙情則等於感

遇後有作者咸步趨焉此皆天情騰蹕清思雕華
淹躋窮途漂搖愁境排雲闚闔思翻玉女之壺追
日虞淵欲繫羲和之轡塵迷赤縣將晞髮于滄溟
唾棄齊州擬伐毛於紫水句飛蘭露滴盡金壺紙
疊桃花噴成繡字洞天福地之勝常以神遊銀臺
瓊闕之間奚勞氣馭誠可謂揮斤八極逍遙九垓
者矣僕無凌雲之才有餐霞之癖懶如中散論或
託於養生貧似稚川書未傳夫抱朴山居長嘯偶
有遐心蘿戶高吟遂多逸興身非脈望何曾三食
琅函腹愧鞠通安得一餐墨海譬彼學仙項曼詭
言渴飲流霞好道長源詐說魄來玉液但以俗緣
羈絁塵網撻纏與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問青天
而搔首於是效嘖郭璞學步曹唐前後所爲數凡

三百瑤臺夢破喚起飛瓊洛浦舟迴拾殘翠羽曾
無當于風雅亦見擯于莊騷持贈何堪自娛而已
時當朱明屆節白日舒長何方避暑玄冰飛雪之
丸無計迎涼鵠羽龍皮之扇襞牋雪案豈窺大酉
之書滌筆冰甌聊當龜茲之枕

樊榭山房集自序

昔唐楊綰爲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而
魏丁敬禮嘗求人定其文夫恥於自白者自珍其
文者也求定其文者自疑其文者也僕少好篇詠
晚頗知難三十年以來所作隨手棄斥存篋中者
僅十之二三暇日編次古今體詩爲八卷長短句
二卷譬之山謠村笛雖無當于鐘呂之響而向來
所閱閒居羈旅怡愉憂悴歷歷在目每一開視聊

以省憶生平竊亦自珍自疑願與審音者共定之外有雜文若干卷叢綴若干卷將次第排纘焉得毋蹈詵癡符之誚邪

樊榭山房續集自序

僕詩前集自甲午至己未凡二十六年僅編成八卷詞二卷附焉己未至今辛未十二年來復次第成續集如前之數豈中年以往之作工於少時耶自念齒髮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棄輒恕而存之幸生 盛際嬾迂多疾無所託以自見惟此區區有韻之語曾繆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調派別繩我者或位置僕于詩人之末不識爲僕之桓譚者誰乎後綴詞一卷北樂府小令一卷則年來因詞而及之雖乏酸甜風味或不至貽笑傖父面目也

趙母朱太孺人七十壽序

予友趙君谷林與其仲弟意林學宿而行醇試於
有司輒報罷顧其名愈振浙河以西僂指人士者
必以二林爲稱首歲在癸丑 朝廷開詞學之科
吾師臨川李先生負海內重望不輕獎許獨以二
林名亟入剡牘旣引試中書長者抹去之如李義
山答陶進士書中事於是二林思賢母朱太孺人
先後歸里今年秋八月下旬太孺人年七十矣二
林將徵予一言以承北堂歡予惟奉親之樂雖徹
侯列卿之貴莫之與易然居處服食之際或心以
力絀事與願違則往往有艱薄之歎二林因先世
之資積居逐時斥其餘築爲園池環亭榭而叢花
竹太孺人御兼珍之饍酌重釀之酒提攜孫子顧

而樂之此亦何減潘岳閒居一賦宜爲凡奉親者
所竊慕而不可必得者也抑以愚論之岳之板輿
長筵近周遠覽二林之於太孺人則旣同之矣若
昧知足之戒冒望塵之譏豈其母之教不豫乎抑
岳之已知而故違之乎奉親者宜無羨于岳而有
羨於二林矣予與二林交好將及二紀稔知太孺
人之淵懿蓋自其曾王父太傅恆岳公外王父祁
忠敏公故家文獻濡染見聞太孺人之教其子也
學務通古今無務爲揣摩行務履坦途無務爲詭
遇二林守而勿失故其奧衍之文清深之詩當事
之知者旣少而二林亦不肯少有骫骳馳逐以希
一日之合然大江南北言經術究風雅者道武林
必指小山堂以二林氏爲歸如衆流之赴壑其倖

而得之者或同時無人舉其單詞隻字此誠韓子所云玉固未嘗獻者緇塵既拂秋高景清爲太孺人敬奉一觴此中真樂宜二林之自得之也

汪母顧太君六十壽序

爲國家熏陶善類儲育人材者非獨庠序之教父兄之養師友之益蓋亦有母訓焉古者教於公宮從以傅姆備婦順以明著代之義者既詳及乎子既生而祇見於父也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則曰欽有帥母則日記有成若是乎教之敬肅持循而漸至於成實秉母訓以爲基後世古禮不行而猶有鉅族賢媛佐嚴君而示懿範所謂有是母有是子者歷史所載往往而然而國家善人之多於是攸賴汪子師李執友舍亭孝廉之仲子也甲寅八月

四日母顧太君屆六十戚黨羣祝綽綽予與師李長以一日交且三世可無言乎方舍亭與予定交時文譽隆起東諸侯多延爲經師屢出遊婺歙閒招余主其家塾課二子太君具飲食供張必腆必整命二子昕而起誦習至鼓一中始命僮召之寢無故不令適市織靡玩好之物不至于目咬哇履雜之音不至于耳故二子皆端謹率教有老成風舍亭舉于鄉屢上春官不利二子旣弱冠先後列博士弟子員其孟蘅洲工舉場之文宏深駿偉似前輩人士林稱之舍亭亦自以不合於有司先於蘅洲有厚望也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舍亭爲之過時而傷太君子是鑿而稱寡矣始感收子旋隕所天太君之于晚境所遭何如也然予聞之師

李太君賦于歸日君舅君姑奉祖姑王太君在堂
王太君抱飲冰之節賦性嚴肅太君偕長姒女叔
潔治醅醴膳臚以娛老人能得其權及其邁尊章
之變也舍亭皆在都門茹酸銜辛貿奩具以爲含
斂不致貽舍亭畢生之悔太君幼孤念母氏煢獨
迎養于家代子職凡四十年未有孝德如此而天
反靳其報施者且世俗母德恆過於慈愛女則附
珠無傷于仁愛子則折蓼猶惜其教雖出貴胄每
墮家聲師李以一身肩父兄之緒營甘旨撫弱弟
暇則治經史百家之言爲文與詩皆爲通人所許
歆然自下尤以器識見推太君有子如此雖負米
力葵不啻兼珍之膳列俎之奉而況吉人吉士揚
于王廷原本母訓者必以槐塘汪氏爲最以予言

陳太君庶祝嘏之旨寓于是乎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五

錢唐 厲 鶚 太鴻

程振華藏先秦貨布記

古貨幣自太公立九府圜法始有泉名而刀布爲
泉別種則高似孫緯略有商貨莊布商貨四布已
在太公前卽齊亦有太公貨刀及卽墨齊公貨刀
今世尙存周禮亦有邦布之目秦兼天下錢用半
兩漢錢用榆莢四銖莽世始用布貨十品皆不著
地名廣陵友人程君振華好鑒古物能識古文奇
字一日過市見有售古布者首狹足歧朱綠如繡
諦視皆古篆詰曲不可卒辨乃解囊貿之歸細釋
其文得二十有七種皆著地名以漢書地理志考
之則屬京兆尹者一曰鄭屬河東郡者四曰平陽

莽曰香平曰北屈莽曰朕北曰屈邑應劭所云南
屈也曰蒲子屬太原郡者三曰茲氏莽曰茲同曰
祁莽曰元曰上艾屬上黨郡者三曰長子邑曰屯
留曰襄垣莽曰上黨亭屬河內郡者一曰温屬河
南郡者一曰梁邑屬東郡者二曰博平莽曰如睦
曰陽平屬陳留郡者一曰尉氏邑屬汝南郡者一
曰安陽莽曰均夏漢中郡亦有安陽未知孰是屬
南陽郡者一曰魯陽屬魏郡者一曰武安莽曰桓
安屬常山郡者一曰九門莽曰久門屬涿郡者一
曰涿屬平原郡者二曰高唐邑曰羽莽曰羽貞屬
臨淮郡者一曰輿莽曰美德屬北地郡者一曰馬
領邑屬遼東郡者一曰文邑莽曰文亭屬楚國者
一曰梧屬泗水國者一曰于邑于時識者莫不以

爲此漢物也程君以詢予予曰此元吳郡陸友仁著硯北雜志所稱爲先秦貨布者也夫漢旣用圜法矣史不聞其行刀布也莽好更革雖行刀布漢地名必不用惟秦分天下爲郡縣而又去太公行刀布時不遠貨布之作殆是此時後更而爲錢其郡有爲漢設者或邑名仍秦舊分屬耳若友仁所得曰屯留曰安邑全貨曰平陽曰高陽曰安陽其餘文友仁亦不能盡識今程君所得者無安邑高陽兩種而辨別其文如此之衆洵乎能識古文奇字不減楊南仲薛尚功一流人矣

五百羅漢殿記

在昔涅槃經義謂有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盜攘去并剗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或告之曰靈

驚佛氏能救汝若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
舍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各證阿羅漢果夫所云
阿羅漢者大論云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
破復次阿羅漢一切漏盡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
人供養又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
阿羅漢法華疏云阿毘經云應真瑞應經云真人
皆無生之義也或言名含三義無明糠脫後世田
中不受生死果報故云不生九十八使煩惱盡故
名殺賊具智斷功德堪爲人天福田故言應供要
而論之修六度之梵行標三乘之通號均爲超越
凡倫優入聖域者矣後世寶坊琳宮徧閭浮提界
然非名藍巨刹則五百應真之宇時或缺焉雲林
向爲五山十刹之一百栴干櫨霞開鳥翥承蕤繞

雷虹拖蜿垂其西禪堂之下爲羅漢殿創于何朝
未詳所自具德大和尚來主法席中興締構實建
今處時順治戊戌也逮今乾隆癸亥八十餘年棖
栝頽瘁法身兩立主僧巨濤慨焉憫睇廣募檀施
精心建立幽祇協贊歎人汪光祿應庚獨獎勝緣
爲布金之須達一切興作咸委巨公于是百廢修
舉而羅漢殿工未竣適光祿奄逝令子明州守起
踵成之像設閑安四周列坐妙相莊嚴奕奕有生
氣飛梁八維環楹交峙寶壇回互殿如田字之形
俗因名曰田字殿吾杭梵宇以百數有此殿者惟
淨慈雲林今淨慈悉已阨頓而雲林金碧丹黝慈
容統序東西向背毗接偶居嚴飾之工常留花窟
夫佛示像法因垂像教故金姿寶相月面蓮眸皆

無爲之寂不盡之靈之所託也今五百應真因苦願力普攝無邊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人間福田亦所以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則凡見形而入道者于茲殿之興廢所係豈不重歟殿旣成巨公乞言于予予肅瞻靈儀敷具頂禮契正覺之冥符儼法相之常住敬刊元石而爲之記

雲林寺重建輪藏殿記

佛氏之有輪藏自梁傅大士始也嗣後叢林效之且徧天下俱供大士像於中雲林輪藏殿具公始建於順治庚寅迄今幾及百年棟宇頽廢所謂輪藏者亦欹傾摧剝而不能轉乾隆庚申新安光祿少卿汪君上章來游茲山慨然以重興爲己任而以是殿爲之首落成之日予適過寺見夫傑構翔

空若地湧出入門神聳則如天樞激而坤軸動月
駕旋而風馭行瑤窗寶網眩金碧于無定天龍帝
釋儼生氣以飛空徐而察之則集衆有力負之而
趨且聆夫大聲起于足下又如良霄歌鐘之擊窟
室袁氏鼓角之鳴地中偉矣哉象教之力宏矣檀
護之施廣矣主僧巨濤和尚謁予文以爲記予惟
傳氏之設輪藏轉經也然三藏十二部卷帙繁而
重皮之于輪非數百人莫能轉今所供者諸佛菩
薩像則數人能勝其任況轉佛卽轉經乎且佛氏
所重者以心轉境不以境轉心故云能轉法華不
爲法華轉若夫成住壞空大地山河皆太虛中一
微塵耳何有于輪昔村婦薦夫財少而輪自轉則
其能轉有不係于輪者惟此心之精誠歷劫常存

亦歷劫常轉汪君之輸財巨公之集事可云轉大法輪將有不與土木丹青俱敝者矣于是乎書

清繞橋新建春淙亭記

清繞橋當鷲峯之陰跨北澗之上對理公巖之口橋舊無亭乾隆癸亥巨公重新雲林寺飭餘材賸甃成之登斯亭者仰挹山翠俯聽泉響炎曦陰霖有所芘而物色之奔赴若天造而神輸也巨公問名於予予以合澗橋舊有春淙亭蓋取蘇文忠兩澗春淙一靈鷲之句見貝廷臣清江文集中今亭廢久矣宜移其名於此巨公曰昔亭之澗合而今亭之澗分昔亭廢而名存今亭新而名舊天下推移起滅之幻有如是乎然其爲春淙則同也當夫天根見秋潦縮斯澗也若斷若續涓流如綫其聲

滴瀝幽咽或有時而涸四顧林谷萬籟悄然此非
君子之潛德未施而吾宗之憩寂入定時耶若夫
土膏脈動山澤迺通斯澗也如風雨交作震動巖
岫又如奏洞庭之樂五音繁會琤琤激盪自近而
遠此非君子之乘時利見而吾宗之當機倡導時
耶以是名斯亭也意深矣遂書以爲記

揚州馬氏墓祠記

揚州馬氏墓祠之立有年矣吾友曰楚本生妣洪
太君卒將葬且祔祠焉於是敘述顛末謁文於予
以爲記予惟古之宗法廟制唯世官世祿得行之
匪是則薦而不祭禰而無宗今家自爲祠傳曰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故能言者推原其報本反始義
以起禮予又安敢以固辭君族爲新安祁門著姓

曾祖考諱大級明季諸生甲申後山居讀書不復
應有司試鄉里高其節卒葬皆在祁門祖考始來
居於揚性故寬厚長者遇事多抗直以義幅利以
己急人合古之獨行晚游天長縣東之鄉溝橋樂
其川原清曠有終焉之志乃經營生壙手植松柏
左林右泉秉氣辟非青烏家僉曰吉冢復買田若
干畝結屋數椽田將以供祀事屋所以藏稿秸也
暇時或往避喧其中琴言酒歌若忘其爲遷化之
宅者人以爲知命其歿也竟偃歸於是此馬氏之
墓所自起也君考早卒立君爲後本生考能承先
志益恢其緒念墓田丙舍吾親所構體魄旣藏魂
氣猶應棲此因規其屋後之隙地爲祠三楹門宇
清謐有翼有容奉其父若兄之主歲時享祀惟謹

且俾其後人世修之勿替此馬氏之祠所自起也
今世葬祭多不循古漸若怠愒禮言葬有定期葬
之日虞明日祔于祖父若是其敬且慎也馬君於
洪太君之喪同其二弟哀子曰瑄曰璐盡力爲葬
距卒僅踰百日又舉祔祭之禮先是君所爲後之
妣與本生考之卒也亦然不已近之乎或曰君祁
門人也不遷之祠尙在故里當載主以行祠不得
與墓合是又不然古諸侯之支子爲卿大夫或自
他國始至者俱謂之別子族人宗之故禮大傳云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今宗法雖不能及遠而馬君
之祖始遷於揚實符別子之義君承祖重爲世嫡
長子繩繩不已後日以蕃收族睦宗將兆於是而
亦何疑之與有夫祖宗之嘉名美譽子孫之冕服

也生人之孝慈恭儉日用之菽粟也君是舉也歸
美於親而不用勞於己而不匱事準乎今而不
悖於古皆可以書獨媿予文之蕪陋不能以殫君
之意也墓去祠東南二百餘步上爲君之祖考諱
承運妣胡太君汪太君附葬焉同域而異封元配
張太君早卒葬祁門故不得從左之下爲考諱恆
妣汪太君合附焉右之下爲本生考諱謙今之合
附者洪太君也祠之粟主位次亦如之而進張太
君於祖之左

杭可菴先生遺像記

古者人子之於親亡也爲之旗以識之爲之重主
以依之爲之尸以祭之至漢氏以來迺有畫像雖
非古制實寓生存遂相沿不能廢宋之先儒有恐

似他人之議則畫手不可不工也晉荀勗於鍾會
新宅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會兄弟
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宜會之不克終也太傅
開達理幹一時俊偉幸得勗筆傳寫會應居此宅
朝夕奉侍以思克嗣何至一慟之餘閉置勿視隋
徐孝肅生不識父問母知狀求工圖寫構廟定省
夫孝肅早傷孤露猶於豪素髣髴見之況逮事膝
下於親之像使有苗髮不肖揆之孝子之心必有
怒然大不安者杭君堇浦尊甫可菴先生歿十餘
年先是有遺像一幀須眉都似神明不存堇浦每
低回追慕不足於中也會同里黃君西清善貌人
堇浦出遺像拜請重摹之摹成請鶚爲之記猶憶
鶚弱冠時從先生游堇浦小於鶚四歲耳先生眸

子朗然美須髯冲虛恬淡不自炫暴鶚於先生爲
後進于堇浦爲密友先生命其少子執經於鶚而
堇浦亦時相過以文辭往復先生性喜讀書手自
綴輯至數百卷嘗指堇浦謂鶚曰吾老矣炳燭之
光恐難爲繼他日此子必能卒吾志今堇浦甫強
仕學成而名立鶚自顧行業無少長進荏苒已二
十餘載展先生遺像酒闌燈爓前語猶栩栩唇吻
間洵非西清之畫之工不至此承堇浦請不敢以
不文辭懼違孝子之心也於是乎記

益山小隱圖記

吳興竹溪沈襄敏公五世孫繹旃與其兄東甫弟
幼牧篤志學古自相師友繹旃爲人淡靜息于榮
進衣裾不肯撇公府門乙卯夏閏予偕杭大宗過

其居見繹旃方輯補水經注條析件繫卷裘縱橫
雲鬢而葉委也几間陳盆池泓然停碧涵拳石爲
山臥起對玩而自號曰小隱啓視牖以外環吳興
之山若弁若道場若金蓋若浮玉若峴若衡若大
小玲瓏古高人畸士之饜奇嗜幽者寓跡不下數
十而繹旃惟盆山之耽豈以諸山近或十里或數
十里彼巾車駕舟勞焉而不足此左圖右書逸焉
而有餘乎蘇文忠公守是邦遊飛英寺得句云盆
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自非親至吳越間不見此
景乃文忠旋遭詩案追赴御史臺悽然欲以浙西
爲桐鄉其於盆山之景僅付夢想繹旃得專是以
自娛曰小隱亦宜矣且物之大小在心不在境芥
子須彌豪髮大千禪人之所詫焉者也元平江韞

上人植樹石於盆盎謂之些子景丁孝子鶴年爲賦詩有氣吞渤海勢壓崆峒之語繹旃近方悅首楞嚴妙義題其室爲三無漏則圖盆山而籍之豈猶存小之見乎吾知繹旃隱趣自此采永也已

耕巖草堂圖記

有明末造黨禍大興東南人士倡復社以繼東林者飈集景附實蕃有徒或文字競標榜或聲酒馳意氣或敗羣同時或隳行晚節或孤行己意轉喉觸諱不幸爲宵人所中傷摧落惟宣城沈徵君貞文先生潛躍有時始終一節兩劾武陵之疏石齋媿其先幾南都防亂之揭樓山衍其餘論抨巨姦於闕下非以市直聲逃名捕於空山非以希倖免卒之滄桑既定蜚遯來歸爲義熙之完人主月泉

之精舍此耕巖草堂之名所以聞于天下者也草堂去宣城郡郭五十里在麻姑山下聞孫樗厓高士幼嘗侍先生讀書其中先生下世距今六十餘年樗厓齒八十有三時以貧故出遊吳楚閒意未嘗一日忘草堂也今年夏來寓湖上出所爲圖以眡予并爲予道當日事方己亥海上之變江南高門縣薄之家多闇于天命知昧陵母謬附螳鋒同膏齊斧昔之吹樓賭墅再過之侈爲煙礫矣昔之嘉卉美箭再過之倒爲束薪矣獨耕巖草堂爲清門世守更數世無恙蓋由先生學識之邃德性之醇氣節之高故能皜然全其爲莊烈愍皇帝所辟召賢良方正之身以相見於地下於戲堂構如新清風長在扶康成之杖闕門不出撫幼安之榻著

膝皆穿鶻不敏宅日過宛溪尙能敬弔先生而爲
樗厓賦之

三十六鷗亭記

區二七言

趙君谷林爲亭於西池之上名以三十六鷗姜白石云張平甫放三十六鷗於松江予不及與盟谷林取之意有在於盟鷗也夫鷗之爲物也條然而清眇然而遠褶翳之所不得掩矰繳之所不得加籠檻之所不得繫豢飼之所不得馴嬉游於隈渚滅沒於烟波舉物之無機者莫鷗若也海上之人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鷗鳥從之游百數而不已其父欲取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石虎世所稱剛戾鷲忍人也佛圖澄視之如海鷗鳥此無他動於機與冥於無機者之異也虛舟之觸舟

也褊心不怒益以一人則忿而鬩是何也彼一虛舟也此亦一虛舟也是故佛圖澄一鷗也石虎一鷗也由是觀之舉世一波也萬物一鷗也吾無辨堅白無所用其辨吾無巧棘猴無所用其巧吾無鬪投蓋無所用其鬪吾無譖掇蜂無所用其譖物之伎於吾無所用故吾於物無不習也汎汎乎飄飄乎若遠若近載沈載浮於天地間焉往而不得鷗之樂斯已矣今試與君登斯亭而肆望目接乎漣漪神清乎皎鏡賓一鷗也主一鷗也以鷗盟鷗猶春秋以諸侯盟諸侯也今將與君言鷗盟峙爲島者壇邪呀爲淵者坎邪鼓柷鳴榔者方明邪葭之贅萍之靡魚之乘空者牛耳桃茆邪酒鎗茗盃之雜陳者敦槃邪歌濯纓謳采菱者載辭邪穴風

灘雨之變幻者大神邪盟曰所不與鷗同心者有如白水

松吹書屋記

易云撓萬物者莫疾於風至於木尤撓之易者也莊子云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至於松尤吹之清者也若淵明之逕貞白之庭多好種之其所寄有遠出於埃壒之表者乎予少耽闋寂頗同此好春時嘗坐西溪永興寺前地多古松蒼然如毅夫介士離立拱揖青髯交蓋微漏日色條風徐至徘徊而披薄有聲起於纖末如鉞笙吟如澗泉咽怡神澹志殆難爲狀俯視林影參差久而後靜焉又嘗冬夜宿焦山松寥閣山之松之多且古不減西溪檻外下臨大江夜將分天風蓬蓬入林杪噴灑鼓

怒龍鳴鼉吼猛雨激電挾以迅濤幾欲捲禪榻而去起窺破窗明星磊落三五而後悸魄始定蓋予之聽松于是極其趣也然未幾羈遊於城市汨之以譁囂喧卑之俗欲求向二境者獨坐嘿存曾不得其髣髴乃歎淵明貞白所好之專而予視之爲有媿矣夫杭君堇浦題其書堂曰松吹而實無一松豈有所託而云然歟堇浦學殖宏富著書滿家方今開延閣拓石渠以來文學士堇浦起而獻聖主賢臣之頌歌中和樂職之詩鏘洋鏗鎗聲滿宇宙若夫礪壑之材淒疎之響此特山澤臞者藉以自娛而何足以留堇浦雖然無聲之樂謂之至樂無耳之聽謂之至聽好松而不能致予與堇浦同堇浦坐斯堂而據硯北齋心服形窈乎其若存嗒

焉其若亡淵明貞白之風來自無何有之鄉固非予之所得而跂也姑應董浦之命記之

舟庵記

舟庵者吾友吳可堂比部顏其錢唐城東僑居西偏之屋蓋本其尊甫先生生平所自號也可堂之言曰余家歛之溪南自先大父卽寄籍仁和爲諸生先君早列膠庠試必高等性喜吳越山水每扁舟出遊於杭之西湖尤注意焉水光山祿朝酣夕飫曾有吟草一編藏之篋衍及垂老倦游時時寤想不置不肖因買武林屋已諏日將奉先君來此稱八袞觴於湖上用博老人一笑不意前數月遽棄養痛可言耶服闋移家因以先君自號署此屋用以寓風木之悲云爾子可爲我記之否予謂之

曰君子於親之亡也思其居處思其嗜好若可堂之爲蓋有合於此也曾子不忍食羊棗嗜好也而居處不存焉東坡改宜興獨山爲蜀山居處也而嗜好不存焉夫嗜好之在物者莫清於山水居處之在山水者莫宜於舟先生之以舟爲庵也無住而住隨寓而安之達觀也可堂之以庵爲舟也有願未伸觸目驚心之孝思也屋之外有池淪漣有石谿訝槐柳桐竹之屬列植而交映先生儻神游其中風晨月夕徙倚軒檻與波上下以爲舟也可以爲庵也無不可而可堂之心不且少慰矣乎先生諱某字雲襄縣學生贈刑部貴州司主事

秋聲館記

符子聖幾築館於所居堂之右偏地可半畝有屋

爲楹三翼然其榮呀然其背罔然其牖宜燕坐也
後來以二箱制陔而幽宜憩息也怪石錯逕雜花
扶闌前隙地之東西有二古桐負垣立高可造雲
不風而風不雨而雨歎景赫曦其外形彤其中淒
淒若招拒行節風至雨歸慄慄刁調如臨空巖而
汎涼波予爲贈曰秋聲所以志也陶學士清異錄
記奉使入廣陵界有碧蘆數畝隱小室其中榜曰
秋聲館意主人亦雅士或疑是名襲耳夫蕭叢假
節浦漵交倚披薄蕩汨梢梢瑟瑟櫂工戲子聽而
樂之未若茲桐不爨不斷外堅中虛減瑟足琴之
韻恒寄於空遐寥朗之閒而知者或希則櫂工戲
子絀其聰矣予輩文字之徒五三人茶會爵媵於
其下雄談豪辭高哦長謠相閒作若與桐互答昌

谷秋室之中無俗聲信矣哉乃若符子之自處則
有進焉秋以爲韃聲以爲警斂華返實而隕落是
懼則予曳袂剝啄而來亦庸以憬然悟遽然覺斯
館之築爲不徒也已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YORK UNIVERSITY

MAY 15 2001



